

# 浪花

文藝性月刊第七期

7

吉隆坡浪花出版社出版  
KDN 2263  
吉隆坡合衆承印





# 一個理想，一個努力



倘使對馬華文學藝術活動稍微有所注意的話，那麼，不難可以發覺到近幾年來新加坡和馬來亞之間的文藝活動是有着一個很大的差異的。

這個顯而易見的差異就是在於新加坡底文藝力量是茁壯而強大的，馬來亞底文藝力量却是貧弱而微薄的；新加坡底文藝活動有過無數次蓬勃發展的時期，獲得許多輝煌的成績，而馬來亞底文藝活動一路來却都是萎靡不振，毫無生氣的。同時，更重要的，是在這蓬勃與萎靡的差別之間，却又顯示了另一個斷然不同的差別，那就是文藝思想上的差別！

新加坡文藝工作者大體上總能夠投身於廣大羣衆的行列，熱情地擁抱真理與正義，敢於猛烈地抨擊社會的腐朽，頑強地反抗黑暗的壓迫，這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崇高品格，是值得我們去尊敬的；而馬來亞底文藝界大部份却被那些標榜着所謂「爲藝術而藝術」，底幫閒文人所盤踞着，在金元與指揮刀底下高視闊步，對廣大人民底痛苦，對社會底不幸抱着一種麻木不仁的態度漠然視之，却高談什麼現代詩之類的謬論，這種行爲却又

是卑鄙的。  
當然，這並不是說馬來亞就沒有敢於面對鐵與血的、人道主義的作者，而是在比較上來說，嚴肅的、正派

的、忠實于藝術的力量未免是過于微弱了。這是我們這一羣相信「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遊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的文藝熱愛者所感到痛心疾首的。

馬來亞正派的文藝活動却幾乎形成了一種真空的狀態，與這對於一個曾經自詡爲全東南亞人民生活水平最高的國家來說，無疑是一個絕大的諷刺。在這個時期內，表現在馬來亞文藝藝術活動中的，偶爾只有一小部份不能安于緘默底青年集合一些資金，出版了一兩個刊物，掙扎了一會兒，往往就因爲資金短缺或者銷路不好而自行停刊了。除此之外，就是一些暗地裡拿了金元的文化流氓，乞丐之流所搞的什麼「純文藝刊物」了，這一派作者既拿了鈔票在先，而寫作文章于後，當然在字裡行間流露了濃厚的奴才氣息，沒有光也沒有熱，除了一部份拿去矇騙無知之學子，一部份被人拿去廁所抹大便之外，真正能夠被人們所欣賞的也就不多了。

文壇既然如此荒涼，那麼我們底正派的藝術工作者又有嘗試過要在這塊荒地上翻土和播種麼？無可否認，答案是叫人痛心的。  
這樣的情形發生是由於目前大部份文藝工作者普遍地都被一種消極的悲觀主義的思想所腐蝕着，以爲在當前這種惡劣的條件下搞文藝是件吃力不討好的事情，所起的作用不大，而且註定是要失敗的，因此倒不如不搞了。但是也必須在此着重地指出，造成這種普遍的悲觀主義思想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由於時下黃色文化的猖獗橫行，充塞市面，另一方面也是由於我國的社會人士對文學藝術的輕視的、漠不關心的態度。

但不容忽略的是我們底文藝工作者也必須自問一下我們有沒有表現出一定的成績來讓別人看看呢？我們有沒有平心靜氣地列舉現實的例子來向誤會者解釋我們的苦衷呢？  
馬來亞正派底文藝藝術力量的成長只有在對誤會者的解釋，對誣蔑者的反抗中大衆昭示自己的目標才能發展起來的；馬來亞正派底文藝藝術力量的成長也只有是在廣泛地宣揚自己正確的文學觀點爭取更多的羣衆的擁護和支持才能發展起來的。但是要對誣蔑者進行反抗，對誤會者進行解釋，要向大家昭示自己的目標，要宣揚自己的文學觀

點，首先不可缺乏的，就是我國正派底文學藝術工作者必須要有一個可以伸展身手的地盤，一個可以發表我們自己底文學的立場明確的定期刊物。因此，出版立場明確的定期文藝刊物就是當前一項急不容緩的工作了。

說到出版刊物，相信很多人就頭痛了，因爲粗粗看來，我們的力量是那樣的單薄，人材缺乏，資金缺乏，稿源缺乏，銷路缺乏，總之創辦一個定期文藝刊物的確是面臨着許多重大的困難。但是如果認真地想一想，我們底力量真的只是想像中那麼地單薄嗎？不，力量是有的人力量就在於我國廣大的人民之中！我國廣大的人民正需要一種多麼多采的文學藝術來豐富他們底精神生活，這正是一股推動我國文學運動大力發展的強而有力的力量。同時我國底文藝作者及熱愛者由於地域上的限制沒有機會接觸在一起共同學習，共同研究，或者互相間根本就不認識，因此，彷彿就覺得自己很孤單了。其實大家可能都同時有着一個共同的願望，渴求多幾個健康文藝刊物出現在我國底文化疆域上，冀望自己也能爲發展馬來亞文學藝術活動而貢獻出一點力量。

所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問題只是在於應該如何把這些分散的力量集中起來，組織起來，把微小的泉水匯合成一道洶湧的洪流！因此，我以爲目前是非常有這個必要組織一個全國性的馬來亞文藝愛好者協會的，凡是對我國正派文學藝術活動感到興趣，肯於忠誠地對待我國文學藝術問題的都可以加入爲會員，這個協會根本就不必貫徹什麼主張，目的只在於共同學習，聯絡感情，另一方面可以集合羣體的力量主辦一些定期的文藝刊物，又可以憑藉大眾的力量把這些刊物介紹到更廣泛的地方去。  
如果這個呼吁尚還有一點時代的意義的話，我希望它能引起一些反响，能夠引起更多作者和讀者來發表一些更精闢的意見，及給予有力的支持。  
當然，對於我們這一羣青年來說，這或者都是大膽的。不過雖然我們自認在各方面的修養和知識都是比較幼稚和淺薄的，但是憑着我們的热情，理想和努力，相信多少是可以有所作爲的。  
願我國嚴正的文學愛好者爲這個理想而共同努力！



# 信 仰

· 雪生 ·

信仰對於一個人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沒有信仰的人，他將不知道怎樣生活，活著對他究竟有什麼用處？同時，他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力量，也不相信大家與群體。

李冷起初就是一個沒有信仰的人，因此他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力量，不相信羣衆。他，寂寞，悲哀，對一切都失却信心，他把自己關在墳墓般的房間裡，沒有朋友，沒有工作，一天到晚閉著，浪費著生命和光陰。有信仰的靜妹勸他去做點有意義的工作，勸他去為羣體貢獻力量，他却不同意，他認為一個人做不了什麼，他看不起一個人的力量和他所起的作用，他看不起微小的影響；他不知道一點一滴的力量匯集起來就是大力量，微小的影響慢慢擴大起來就會有一個大影響；他不知道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此，當朋友辦雜誌邀他寫文章的時候，他說：「寫文章？這有什麼用處？……」辦雜誌，寫文章，就算是做事情嗎？爲了這個就犧牲一個人底精力，這犧牲是太不值得了！」

李冷不但對一切都悲觀，而且好高騖遠，以爲一個人一舉手，一投足，就要改變世界，倒轉乾坤，小的事情不幹，但却不知道怎樣才是大事情的標準。他不是沒有熱血，沒有憤怒

，不圖改革社會，而是對病入膏肓的社會懷著太深的恨與惡，壓抑自己沸騰的熱血，以爲衆人皆醉我獨醒，不相信與看不到任何其他的力量。其實歷史是前進的，一個無論腐化到什麼程度的社會，也有它新生與進步的一面。

值得慶幸的是李冷終於在他的靜妹與愛人文珠的不斷幫助與開導下，有了信仰，最後毅然離開了、市到A地去，參與有意義的羣體工作，貢獻出已的一切力量，以致最珍貴的生命。

靜妹說得好：「沒有信仰的人是不能夠生活的！」

沒有信仰的人，他悲觀，自私。有了信仰以後，他會看到光明，看到力量，他可以貢獻出一切，最寶貴的一切。

信仰是偉大的，重要的，還沒有信仰的青年人，應該趕快建立起自己的信仰，明確自己的生活道路，以免枉費一生，甚至拖累社會和人羣。

讀完了巴金先生的「新生」後，寫下以上的感想，當作給自己的勸勵，也希望青年朋友們，都能建立他們的信仰，生活得更有意義！

新的「詩哲」首先宣稱：「我是孤獨的！」（謹按：可惜！怎麼竟沒有「佳人」看上「詩哲」？）然而接着又說：「我是喜歡孤獨的。」（尼采不也喜歡孤獨麼？）于是乎在孤獨里寫「日記」，做「獨白」，纏纏綿綿，簡直連徐志摩「詩哲」在地下也要說聲：「慚愧！」嘆曰：「後生可畏！」了！

現在，我們新的「詩哲」竟在孤獨中同尼采見了面，又同托爾斯泰和盧騷握了手，于是乎眼看著就要「飛昇」了。「詩哲」一和尼采接觸，是就要「飛昇」的。不信且讀下去：「我置身在寂滅的境界已很久了，一切常能順應自然的。」「朋友於我何有呢？」這已經近乎李長吉的鬼氣陰森了，不「飛昇」何所往哉？

但就在「飛昇」之前，新的「詩哲」也還不忘死捧着「蘇魯支語錄」、「托爾斯泰自白」、「盧騷三漫步」的。因爲尼采提倡的「超人」，托爾斯泰伯爵宣揚的「不抵抗主義」，和盧騷的「歸返自然」、「個性解放」，都是很有助於「飛昇」的萬靈符咒之故。至於接觸羣衆麼？「羣衆與我何有呢？」

讓我們高呼三聲——

「詩哲」萬歲！萬………？

## 新的「詩哲」

· 李加 ·

詩人大抵都是不凡的，理由就在乎他會做詩。凡人豈能做詩哉？倘是懂得招待泰戈爾，又熟悉曼殊斐兒的「詩哲」之流，做起詩來就更顯得與衆不同，要使凡夫俗子汗也不敢出的。

然而中國的「詩哲」不幸在空中飄飄然了一陣，就在一九三一年隨着飛機失事終於不得回到大地來而「嗚呼哀哉」了。殊爲可惜！然而「詩哲」的精神永生，就好像阿Q的英靈不散一樣，會幾何時，新的「詩哲」又在我們這兒出現了。誰說是「文化沙漠」？

大概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之故吧，新的「詩哲」最先是躲在茅廁（按：此二字殊爲不雅，乃借用另一位作者的話也）做玄之又玄的「微悟集」，很有「哲理」味，比起徐志摩「詩哲」來也毫不遜色。然而有人竟不能同意了，斥之曰：「悟出了什麼？」這大約很傷了新的「詩哲」的心，「微悟集」竟逐漸在「報屁股」上消失了。豈不可惜哉！

古人曰：「窮則變，變則通。」古詩曰：「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新的「詩哲」是早就背熟了的。于是乎，格言似的什麼「集」不做了，「報屁股」上却出現了「日記」「獨白」之類的洋洋大文，詩興大發。



朋友告訴  
我一個故事，  
一個他村子里  
發生的故事。

這個故事  
，是個悲慘的  
故事，它使這  
個萬惡的社會  
又多添了一場

悲劇，這個故事發生在一個夜晚，那晚黑雲滿佈天空，可怕的雷聲像連珠炮般響徹雲霄，震耳欲聾！一道道閃電如兇鬼們的惡眼在人間搜索他們的掠奪品。狂風暴雨像魔鬼們在凡間狂舞，高大的柳樹被弄得如醉漢般搖搖欲倒……這象徵着世界末日的來臨，象徵着魔鬼的勝利，罪惡已統治了大地！

在這種恐怖的氣氛下，一個偏僻的鄉村里，傳聞着猖獗狗吠，淒厲猿啼，以及陣陣撕裂人心的呼痛聲，這是人悲慘的掙扎聲。這聲音從一間亞答屋裏傳了出來。這是婦人生產前的痛苦悲號！一個十五歲的孕婦這時正在和生死搏鬥。她的哭聲驚醒了她的養母，她的養母馬上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連忙跳起床衝進她女兒的房間，一看到她便罵道：

「死賤貨，怎麼妳要生了也不告訴我一聲，妳想在我的屋裏生嗎？妳好命呀！妳這死仔想弄汚我祖先傳下來的屋子嗎？」她氣沖沖地跑到她的床前，把在床上翻滾的她拉了起來。可是她已痛得死去活來，大粒大粒的汗珠在額前冒了出來，嘴里却喊着：「咳嗆……咳嗆……嗆……呵！」兩隻手按着劇烈顫動的肚子，心里又是害怕、又是羞恥、眼淚和汗水流過了枯黃乾燥的面頰，眼睛在翻白。當她

聽到她母親兇狠的詛咒和惡罵，又看到那對猙獰的眼睛，她的嘴唇在微微顫動，似乎想說些什麼哀求的話。可是母親不等她有開口的機會就把她拖了起來，口里又罵道：

「妳這發瘋仔，妳自己造的孽，肚子的孩子沒有人認，誰叫妳這樣胡塗，我的面子早給妳丟光了，我給妳害了還不夠，生野仔還想在我屋裏生，還想害死我全家人不成，妳別裝死呀！阿六婆不是早就和妳說過，生野仔會弄汚家福的嗎？我還有兒子，還要娶媳婦，不能就這樣給妳弄汚了，妳！快！快到豬寮里去生妳的野仔，去！說完，又用力拖着她跑，可是她却突然跪倒在她膝前哀聲哭着求情，這

# 故事

——老者——

弄得她養母更暴怒了：  
「怎麼？妳想死嗎？妳要死也不可在這家里！」

可憐的這個無知的女孩，知道她的養母是個殘忍無情的人。可是要迫她到豬欄內生孩子，看到外面又是大風大雨和恐怖的黑暗。一個十五歲的女孩子的她怎會有這種勇氣呢？於是便倒在她養母面前向她求情：

「媽媽……妳可憐我！我知道我不應害了妳，可是我肚子痛得要死！外面又下着大雨，豬寮又那樣暗，那樣冷，我……我怕呀……嗚……妳就可憐我！讓我在屋內讓孩子生出來後，我會好好替妳做工的……我……」

她的養母不等她說完，怕她真的賴着不走，便猛力地把她拉了起來。可是她怎麼會起來呢？雖然她年紀這樣小，可是生產的危險她不是不知道！於是她哭得更利害了。這倒急壞了養母，她忽然將心一橫，便大聲喊她的獨子：

「阿貴，快起來這里把這死賤貨抬出去，快來！」  
阿貴，她的獨子，生來就傻頭傻腦，什麼事都聽他母親的話，這時聽母親喊他便馬上跑了過來。兩個喪失人性的母子一前一後硬把悲痛欲絕的她抬了出來。

轟隆……外面響起了翻天覆地的雷聲。彷彿為這少女嗚不平

，對這殘忍的人間提出強烈的控訴！雨下得更大了，風刮得更緊，一道道光亮的閃電照亮了豬寮內，照在和恐懼，痛苦掙扎的少女。可憐的她，得不到養母一絲的同情，把生死關頭的她趕了出來！這是多麼殘忍的事呀！她在剛賣去豬仔的豬欄內，又暗

又暗，怕到她魂不附體，心里又擔心孩子能否安全生出來……想到孩子，便又聯想到自己被人污辱的一幕。一張荒淫，無恥的面孔便浮現在她腦海，一想到他——阿狗仔她便咬牙切齒地痛恨！這幾個月來的苦！養母百般的折磨，左鄰右舍譏笑的眼光，冷嘲熱諷的毒語，加上今天的痛苦，都是那衣冠禽獸，喪失人性的阿狗仔賜

予她的！她怎麼不仇恨他呢？她恨不得割他的肉，喝他的血……

原來阿狗仔是她養母的遠親，近年中年，有妻室，因為失業便到她們這里幫忙種菜找飯吃。然而，這條狗，看到她便起了淫心，百般地引誘她，都被她決然地避開了。可是不幸的事終於在一個晚上發生了，那晚剛巧養母和兒子出去訪友，家里只剩下阿狗仔和兒子，於是她便被姦污了，然而，那個禽獸知道她有了孩子後便早已不知飛到里那去了，這件事養母不是不知道，不過養母却把她一個人來折磨，大腹便便的她每天要受養母百般的折磨和打罵，惡毒的詛咒，難堪的恥污，她都忍受了，本來她曾經想過一死了之，但却認為這樣死得太不值得，她要報仇！她要賠償！於是死的念頭便取消了……

轟隆……外面的雷聲更响，風雨更大，可憐的她覺得肚內動得更利害，經過了一番劇烈的痛苦後，使她受了千辛萬苦的無人認領的野孩子，終於生了出來。可是本已衰弱的她，經不起這最後的痛苦，終於昏了過去。

「呱……呱……」尖銳的孩子哭號聲在風雨聲中漂盪，在屋內的養母並沒有開門出來接她們，因為她聽信了六婆的話，說要經過五個鐘頭才可接回來的。

轟隆……昏過去的十五歲母親漸漸地清醒過來。她把手伸過身邊想摸摸孩子的身子，當她的手觸着了孩子時却使她嚇了一跳。原來孩子却冷死了！可憐的年輕的母親受不了這一打擊，馬上又昏了過去。

不知經過了多長的時間，雷聲息了，風雨停了，東方開始射出了陽光，天亮了，陽光溫暖地照在母女的屍體上……

# 略談「瀟湘妃子」的性格

· 虹絳 ·

曹雪芹在紅樓夢中對於人物方面都是嘔盡心血去描寫，使書中所有的人物，無論在出身、性格、地位，才華各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尤其對於在殘酷的社會中犧牲生命的青年女子，更是着力的描寫。林黛玉是作者心目中的寵兒，自然是描寫得格外的深入和體貼。

曹雪芹筆下的林黛玉，是一個封建社會的叛逆者。正因為她處處與維護封建禮教的人作對，以致受人鄙視、排斥，在這種環境之中，便形成了她那獨立的性格。自始至終，她絕不依附任何一種人，她不希罕別人對她的憐憫和同情，她很自量本身的出身與地位，更明瞭人家對她的態度，因此處處自加約束，不與任何人爭權奪利。同時，也由於自小孤苦伶仃，寄人籬下，體弱多病，再加上環境的影響，便造成了她那種「多愁善感」，「孤芳自賞」，「目下無塵」的性格。

地揭露出來。

再觀林黛玉的叛逆程度。有一次，襲人因發現八股文章中有了蠹虫，要晴雯帮她晒書，晴雯不理，以致兩人爭吵起來，寶玉聞知以後便說道：「蠹虫呀蠹虫，你安心地吃個飽吧，吃飽了好去做高官，享富貴。」誰知黛玉走上前來，竟向寶玉提議道：「寶哥哥，把這幾本害人的東西，點上一把火燒掉，豈不更加痛快！」無怪黛玉被府中那些封建主義的信徒所厭棄。

黛玉另一種獨特的品質，就是對人真誠；她的真誠永遠是隱藏在那瘦弱的軀體之中，惟有她最心愛的人才會體會到這種真摯的情感。試觀寶玉被拷打時，寶釵聞知以後，便急忙奔回蘅蕪院取藥為寶玉敷上傷口，她終於又一次的得到人們的讚許，但黛玉却不然，她等到那太陽落山，四處無人，才哭得「兩個眼睛腫得桃兒一般，滿面泪光……雖不是號淘大哭，然越是這等無聲之泣，氣噎喉堵，更覺利害」的去探望寶玉。「一句未完，只見院外人說：『二奶奶來了。』」黛玉便連忙立起身，說道：「我從後院子裏去罷，回頭再來。」由此，可知黛玉對善惡兩者的真正態度。

「願儂此日生雙翼，隨花飛到天盡頭，天盡頭，何處有香丘？未若錦

囊收艷骨，一杯淨土掩風流，質本潔來還潔去，不教污淖陷渠溝。」這是黛玉葬花詞中的一段。由此，我們可知道她的思想本質。從小便被拘束的林黛玉，在極悲痛之際，便希望能遠離這種罪惡的環境，飛到那自由的境界，在不能達到這種目的時，即使生命不能保存，也堅決要保持原來的意志，不向人求恕、屈膝、也決不與那般殘酷卑鄙的人全流合污。

林黛玉的這種疏冷的性格，完全是由環境所造成的。人們對她是如此無情，把她當成婢女的身份看待，整個賈府之中，上自賈老太太，下至奴僕，都不把她放在心上，尤其是在他們歡樂的時候，更把她忘得一乾二淨。因此，她以這種尖酸刻薄的態度出現，實非過份。我們知道，林黛玉是一個極聰明的女孩子，她對一切事物都能看得相當徹底，為了避免發生亂子，她是必須時刻謹慎，細心，以致造成那種「孤芳自賞」，「多愁善感」的性格。同時，她為了保衛自己的真正純潔，以免受辱，因此，便得遠遠的與那般公子哥兒隔開，這就造成了她陷於孤獨無援的地步，以致悲慘的離開這個世界。

## 一場風浪

· 不正 ·

「你說！你為什麼罵我是學校的敗類！」校長怒吼一聲，瘦小的身材

從辦公椅跳將起來，雙手向瘦腰猛的一插，那雙濁眼不斷地眨呀眨的，嘴巴也挺有節奏地向旁一歪一歪的。

「我那裡有罵你？」那位被質問的學生若無其事地把屁股貼在椅子上，仰頭反問。

「沒有！你敢講沒有？」校長氣得往辦公桌一拍，却痛得叫「嗷啞」一聲，忙把皮包骨的左手插回來，又抖着手，死命的吮吸完一根香煙，把煙屁股朝已達飽和的煙盂丟進後，即燃上另一根。

「你憑什麼証據說是我罵你呢？」那位學生凝視着忿怒至顫動的尖削臉，不服氣地問。

「証據？」本人一聽到罵聲即衝出廁所，一把就逮住了唯一在場的你。」

「可是在你衝出廁所之前，罵你的全學可能走遠了呢？」那位學生的口氣倒像了法官或律師。

「可是你也要知道，本人是在聽到罵聲兩秒鐘內，一鼓勁便衝來。」

「兩秒鐘內？有這麼快的速度？」那位學生掩着咀笑着那張略為平息的尖削臉。

「哈哈……」辦公室外此時立即响起一陣看熱鬧的學生的笑聲。

「擦擦乾淨都需要一分鐘，還有穿褲、開門……」

更形汹涌的笑浪把一位看熱鬧的學生的精密估計打斷了，驚動了正不知所措的校長。校長本已怒氣填胸，這些「王八蛋」的學子倒還幸災樂禍，這怎不叫咱們修心養性之工未到家

「笑什麼？還不快跟我滾！」  
沙啞的嘶叫聲剛落音，矮胖的訓導主任隨着從辦公室的一個角落閃將出來，拉拉欲落地的長褲，挺着圓肚皮，朝着看熱鬧的學生叫囂：

「走開走開！有什麼好看？有什麼好看！」

命令不奏效，周圍的人潮如堵銅牆，封鎖着辦公室的門口，窗口盡是黑壓壓的腦袋。

「哼！你的咀巴真夠硬。我老實告訴你，你的底細我會調查清楚了！」  
校長因已陷入窘境，只好急忙把話鋒變。

「什麼底細？這件事和我的底細有什麼關係？」那位學生很不愉快的問道。

「哼……！你們要罵什麼，儘管去罵，本人為教育而教育的精神是衆所週知的。本人就職以來，就負起承先啓後的巨責；「知爲不無、爲無不盡」、工作未敢稍懈。這種認真的辦學態度是深得懂教學的讚揚！但你們這些目無師長的壞蛋，到處造謠，中傷本人的美譽，如說什麼本人來此中學是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X校長「無三不成禮」，包攬三要職」，甚至說本人「處處爲難學生的愛校努力」。——這全是放屁！本人在此可以完全奉告：本人的辦學目的是十二分的誠意的！如出於污泥而不染的蓮花……」

「假膏藥，沒人耍！」不知外面那一個「壞蛋」有節奏的唸出兩句打油詩，校長慌亂的往外一瞧，又滔滔不絕的談下去：

「本人是決不容許這些流言沾辱本人可嘉的仁風，本人必將查辦造謠者，這些破壞是嚇不倒本人，因爲本人原來是「泰山崩於前而尊容不變」、「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那位學生不耐煩地打了聲馬拉松式的呵欠，中斷了校長機關槍似的「訓誨」。

「你承認錯誤，那就從輕發落，否則馬上開除你！」

「哈哈！開除！」那位學生完全不將他的警告放在眼里。

「笑什麼？有什麼好笑？你以爲我不能開除你嗎？認錯不認錯？——不認錯，好！明天你不用來上課！」

一笑完，大概是久站雙腿酸軟了，一屁股坐在辦公椅上，似乎事情已獲得勝利，可以鳴金收兵了，可是對方却還不肯甘休：

「要我不能上課這是憑那一條校規？」

「校規？你對我沒禮貌，我就有權開除你！知道嗎？我是校長！全校我最大！」說着，校長又站了起來。

「沒禮貌？」那位學生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因爲：因爲一則我講話從開始到現在，你老坐着不站起來，二則……二則你打了長長的呵欠，對我的訓誨無動於衷，這是污辱本人。三則……三則……」校長絞盡腦汁，找不出第三條來，稀疏的鬍鬚隨意動的咄咄滑稽地跳動。良久，蒼白的薄唇才動了動：

「總之，你明天不用來上課！」

「嗚嗚！蠻不講理！」  
「滾出去！滾出去！……」  
辦公室外的呼喊聲如失了堤的河水，把校長衝倒在椅子上，他歇斯底里的喊道：

「反了！反了！」

## 窗子與小草

窗子曾一度掀起我繾綣底情感。於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愛底浪花便在我斗室底窗子氾濫……有人說：眼睛是心靈底窗子，但我却愛把窗子比喻着斗室的眼睛。是以，我常常喜歡一個人默默地佇立在窗前沈思、眺望……

今晨，我又一次將寂寞底聲音撒落在窗前，呵！我心靈那深鎖着底窗子啓開了。於是泛滿着心靈底憂悵，惆悵遂得到自由底解放……

偶然地我瞥見一株纖細懦弱底小草，悒悒地生長在滿佈石子底小徑旁。昨夜殘留下底露珠輕輕地掛在她那襲郁青底衣裳上。炎熱底陽光燦爛地照耀着大地；照耀着她那纖細懦弱底身軀。但是她依然英勇地佇立着，一點也不畏縮，一點也不害怕，對這動人底一幕，我能不感慨？我能沒感想？呵！一股對她油然而起敬底熱流迅速在我心坎滋長着……

看！爲了生存，她渡過了多少個哆嗦（口旁）着底黑夜與白天；爲了生存，她受盡了多少狂風底摧殘；爲了

了生存，她受盡了多少暴雨底蹂躪。但是她更爲了生存，而勇敢堅強地與一切無理性的暴力，一切殘酷的壓迫鬥爭！呵！我要學習她那英勇無畏底精神；我更學習她那剛毅堅強底意志，因爲我將要去接受人生那坎坷底洗禮與考驗。

從此以後，我更愛向窗外眺望。尤其是對着那一株可敬可愛底小草，我總不肯輕易地放過一瞥的。呵！是這只可愛底窗子使我瞥見一株小草；是這株郁青底小草給我啓示了人生底真諦。但願這斗室底眼睛能給我更多更多底啓示，我默默地祈禱着……

楓鳴秋





# 時

# 代

阿南達杜爾作  
白浪譯

新的環境開始了，他被拋進牢房裡去，心裡感到好笑，唇上掛着一絲微笑，這是他首次感受到。但也是令人悲痛的，他的雙頰青腫，因為十多條丘八曾以拳頭敬他。好笑！狹窄的房裡有整十雙眼睛在迎接他，微弱的光線從離地面兩公尺半的鐵圍欄照射進來，使到這十雙的眼珠在閃閃爍爍。

這十雙眼睛是這十個人所有的：三個純種荷蘭人（他們犯了貪污罪），一個荷印混種的坦克車司機（也是貪污），兩個華印混種士兵（也是貪污），一個十七歲的印尼青年（在前線附近偷軍火），一個來自禾割（BOGOR）的印尼青年（收藏十份之一克的金條），一個來自丹那冷達的青年（留長髮）和一個十三歲左右的少年，時常蜷縮着在角落裏（他自己也不曉得犯了甚麼罪）。

白天溜走了。夜，外面大雨滂沱，寒冷極了。兩點從上面的圍欄射進來，整個牢房裏的人都倦於述說各自的經歷。現在他們都在幻想着自己的事，這是在椰城惹加莫月憲兵營的一間牢房裏。

他們相繼地躺在地板上，阿都却站着，他的笑容已消失，因為總不能長久笑着啊。那幾個純種混種的荷蘭人都躺在牢房中的床舖上，那華印混種兵也是躺在床上，四周都很靜寂，只有那低微的呼吸聲在反響着，低得幾乎聽不見。

突然他們的眼光和思想都不約而同地集中在牢房的門上，橫臥在地板上的也醒了過來並且站起身來。一個憲兵走進來，肩膀上揹負着一支手提機關鎗。

「馬里基！」他喊道。  
最小的那個扣留者把身體伸了伸，好像懼怕棍

子的狗似的，緩緩地，低着頭，眼睛謹慎地注意着那呼叫者的手腳走近去，像先前一樣，他還是沒有理睬一全被扣留的人。他慢慢走動。

「跟我來！」兇暴的聲音。

兩人出去了，門被大力關上，然後上了鎖。其餘的人都深深地透了一口氣，阿都輕輕地「嗯」地嘆了一聲，原來憲兵並不是來找他的。呼叫啦，搜查啦，他都很恐懼，因為跟着而來的是身上一塊塊的青腫。他和警局——不管是軍事部或文官部——都沒有來往過，他更不曉得自己被逮捕的原由，不曉得如何被毆打，被關進牢獄裏去。而好像馬里基這麼小的年紀竟會被扣留了！

他愈想愈遠，他忖度着一個個問題。外面，雨下得更大，房裏的人又相繼躺了下去。

門又開了，晚風括了進來，却吹不散阿都內心的氣氛。他的心在顫慄着，他再也不能駕馭自己的思想。全部扣留者都站立起來，阿都也不例外。一個憲兵進來，後面拖着那十二歲左右的少年，然後被拋進牢房裏去，他就匍匐着爬到角落裏——那是先前馬里基的位置。他身體很強壯、肥胖。濕淋淋的，那是因為被雨淋着。

阿都的心胸鬆了，憲兵不是來找他。

那少年孤獨地把身體蜷縮成一團會呼吸的肉塊。他沒有穿衣，只穿着一條又黑又髒的短褲。憲兵出去了，門又被大力地關上，從外面上了鎖。

全體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一團肉塊上，阿都挨近去，一部份的人也走近去，只剩下兩個純種荷人躺在床舖上。

「馬里基是個毛頭小子，這一個年紀更小哩！」

「那來自禾割的青年說。」

大家靜默不語。

忽然阿都加上了一句：「也更加純潔呢！」。雨漸漸小了，外面獄卒踏在柏油路上的沉重的脚步声。過往的車輛聲也開始聽到，在赫爾曼尼地方的此起彼伏的汽笛聲也隱約可聞。

「幹甚麼的，孩子？」貪污的坦克司機問道。

那孩子伸伸懶腰，沒有回答。

「也更胖呢。」丹那冷達的青年說。

「比馬里基更強壯哩。」阿都接着說。

「馬里基沒有家。」那孩子伸長着身體說：「他在店舖前面睡的，我卻有個母親呢。」

「你認識馬里基？」貪污的混籍司機大聲問道。

「他因為我而被捕的。」

「嘩，你準定要坐十年監了，小子！」禾割的青年恐嚇道。

「十年？」那孩子重複地說：「就是一輩子也算不了什麼！」

「嘿！扣留我一個月都不行呢，他還說一輩子呢。這樣我也略略放心了，那末，你又為什麼被抓呢？」

沉默、

人們輪流着問他被捕的原因，但他都沒有回答。

「這麼小的孩子，」阿都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馬里基却要大些。」

那孩子仍舊沈默着，大家都想打聽個底細。再問，還是沈默着；再問，還是徒然。所有的問題他都冷然處之——冷得像外面的雨水一般。他又把身體蜷縮得更小。變成了一個2字的形狀。

緘默，真討厭，於是各自爬到睡覺的地方去了

一些躺在床舖上，其他的就睡在又髒又使人身癢的地板上。雨又下了。只聽到雨水洒在屋瓦上的聲音。大家重又陷進沈思默想中去，的確，在這狹窄的地方，思想總是四處遊蕩着的。

沉默、

人們輪流着問他被捕的原因，但他都沒有回答。

「這麼小的孩子，」阿都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馬里基却要大些。」

那孩子仍舊沈默着，大家都想打聽個底細。再問，還是沈默着；再問，還是徒然。所有的問題他都冷然處之——冷得像外面的雨水一般。他又把身體蜷縮得更小。變成了一個2字的形狀。

緘默，真討厭，於是各自爬到睡覺的地方去了

一些躺在床舖上，其他的就睡在又髒又使人身癢的地板上。雨又下了。只聽到雨水洒在屋瓦上的聲音。大家重又陷進沈思默想中去，的確，在這狹窄的地方，思想總是四處遊蕩着的。

沉默、

人們輪流着問他被捕的原因，但他都沒有回答。

「這麼小的孩子，」阿都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馬里基却要大些。」

那孩子仍舊沈默着，大家都想打聽個底細。再問，還是沈默着；再問，還是徒然。所有的問題他都冷然處之——冷得像外面的雨水一般。他又把身體蜷縮得更小。變成了一個2字的形狀。

緘默，真討厭，於是各自爬到睡覺的地方去了

一些躺在床舖上，其他的就睡在又髒又使人身癢的地板上。雨又下了。只聽到雨水洒在屋瓦上的聲音。大家重又陷進沈思默想中去，的確，在這狹窄的地方，思想總是四處遊蕩着的。

沉默、

人們輪流着問他被捕的原因，但他都沒有回答。

「這麼小的孩子，」阿都深深地嘆了一口氣說：「馬里基却要大些。」

那孩子仍舊沈默着，大家都想打聽個底細。再問，還是沈默着；再問，還是徒然。所有的問題他都冷然處之——冷得像外面的雨水一般。他又把身體蜷縮得更小。變成了一個2字的形狀。

緘默，真討厭，於是各自爬到睡覺的地方去了

一些躺在床舖上，其他的就睡在又髒又使人身癢的地板上。雨又下了。只聽到雨水洒在屋瓦上的聲音。大家重又陷進沈思默想中去，的確，在這狹窄的地方，思想總是四處遊蕩着的。

沉默、



大家都閉上了眼，那些輪臥在地板上的人都不斷地抓着他們的身體，大家忽然意思想不到地聽到那孩子以夢囈似的聲音述說道：「在英軍佔領時期我給『包頭軍』」（註一）抓着了，他坐了起來，慢慢地把身體靠在牆壁上，人們也起身來，圍着他，他接着說：「就在這牢房裏我被扣留了三天，立刻被調到格羅多監牢去，吃的只有這麼少——」他躺下了，然後伸出手掌來，抓緊手指比了一比，說：「足有八個月。」

阿都輕輕嘆了一聲。

孩子繼續他的故事。有一天下午他和朋友們在新巴利遊蕩，一輛滿載着布料的三輪車在樹下停住了，爲什麼會有這末多東西，而他自己却衣衫襤褸呢？一種內心的需求和慾望迫使他和朋友們搶奪了那三輪車和它載着的東西。

輕易極了，他坐在前面把着車頭，其他的在後面推。由於在頭，他終於倒了霉，不經審問不經檢查便進了監牢；從監牢出來時，再也沒有包頭兵，英國人也不在了。統治椰加達的是荷蘭人。他的故事也說完了，他嘆了一口氣。

「小流氓，」阿都想道。

但是誰能責怪他呢？這末年輕，沒有教育，沒有爸爸，肚子得不到保障。日本時期他可能乞食過，也可能沒有，勇氣使他不起乞食的念頭。也許是偷吧，但是偷竊是必須負起後果的，他也許醒覺或並不醒覺到他的行動的責任——盲闖的責任。

日本時期是混亂的時期，佔領時期（註二）是侵略的時期，不想知道自身的權利的人的確不少，這時代的影響深深地鑲刻在他那尚未定型的心靈上，在罪惡泛濫着全世界的時代裏，所謂罪惡究竟是不是成爲罪惡的呢？

從監獄裏釋放出來之後，那孩子必須重新尋覓食物充飢才不致餓死的。他被賦予作爲一個社會的成員底責任，他在丹戎工作，因此發了胖。

可惜，阿都想，他並沒有機會過着一個孩童必須過的生活，不過是十二歲吧了，他就被人當作是

成年了，社會剝奪了他六年的歲月！要找尋食物，的確不易！何況是這麼小的孩子呢。因此，他對於扣留的生活絲毫也不感到遺憾和後悔。他一生都要叛逆，這叛逆是產自不應成年而已經成年的孩子底腦裏。

這次他被扣留的原因也是一樣——偷竊。他一邊躺臥着一邊繼續述說他的故事，大家都很留心地傾聽，那是孩子們的沒有倫次的錯綜複雜的故事，但是每一人都能理解。他的捏造製作的的能力還很弱。他起先是和朋友行走着，是在赫爾曼尼地方。一輛雙人的開蓬汽車停在路旁，他們便偷了掛在後座上的手提包，那是在晚上八時，車的主人可沒在那裏，也許是在館子裏喝茶吧。他們兩人立刻走到河裏去，皮包被打開了——那是拉鍊的皮包。他們大叫倒霉，皮包裏全是文件呢。

脚步聲索索地追了來，他們逃走，皮包丟進河裏去，是月明的夜晚，一會兒還看見那傢伙飄浮着。

這回倒霉的馬里基，他正在沖涼，被捕的是他——他却連什麼事也弄不清楚呢。

全牢房的十個人都笑了起來，有的笑得大聲有的很小聲，只有那孩子沉默着有點驚恐的樣子，然後嘆了一口氣，再把身體縮成個2字。

「可惜，」他又嘆息道：「那末好的皮包，單單那條拉鍊就值他十二個錢。」

「小流氓！」那貪污的荷印混種人插咀道，他笑了笑又說：「假如長大了一點可不是好玩的呢！」

那孩子的故事再也沒有說下去了。人們又爬回各自的睡處去。一會兒之後那小流氓已經熟睡，發出鼾聲來了。其他的人也一個個入睡了。大家都已習慣于牢房裡的環境。只有阿都一個人還不習慣，因此，仍舊沒有入眠。

夜，愈來愈深了，剛才大雨的呼聲已經完全停止，這是個寂靜的夜晚，不時聽到赫爾曼尼和軍營前面的馬路上隆隆車聲，外面獄卒的有節奏的皮

鞋聲清晰可聞。井然的呼吸聲互相響應着，剩下阿都一個人，他的雙眼雖然已經感到疲憊，但他的思想却仍舊飛翔着，愈飛愈遠，這一回倒並不是想着自己靜靜地愛着的少女，不是家庭，不是憲兵，也不是搜查，毆打和剛才的拳頭，而是流浪在整個市鎮的街道，整個椰加達的住宅區，整個爪哇和整個印度尼西亞的數以千計的孩子們，他們被飢餓之魔追逐到任何當權者所需求的地方去。而倘若他們有些少的勇氣的話，難道不會去偷竊嗎？時代的犧牲品；時代的教訓！犧牲，犧牲！或許好像和他一起被扣留的朋友似的孩子們從剛學走路時起就一直經歷着苦難的，人們醒覺或不醒覺地負起了延續自己生命的任務。可能是荷蘭時期和日本時期摧殘了他父母或者全家的性命。也可能是在獨立革命爆發時期。戰爭時期的確是該咒的時期！

阿都把身體躺下，伸了伸懶腰。

也許是，他又想，他的父親是在苦役時期死去，也許是在前線倒下的印尼戰士的孩子。

阿都猝然摸着兩邊臉頰，他感到裏面在疼痛着，全時愈加着紅腫起來。

「難道將來也就是他們對國家負責嗎？」他慢慢地私語着。

他入睡了。

「註一」指日本投降不久，和英軍一全在爪哇登陸的印度軍人。

「註二」指日本投降不久，英軍和印度軍登陸時期。

（譯自「革命火花」Perchikan Revolusi）

# 軒 稼 說 燈 挑 里 醉

▲ 東亞瘦夫 ▲

詞到了兩宋時期，已臻至爐火純青之境，製詞名家，都爭奇競巧，大放異彩，故有所謂「婉約」、「豪放」派之分。婉約的，詞調蘊藉，豪放的，氣象恢宏。前者為花間之遺，後者為解放之體。蘇東坡之後，乃辛棄疾一人耳，蓋當時殘遭外族蹂躪，國破家亡，君辱臣恥，仁人志士，莫不憤慨填胸，直搗黃龍之志，這種滿腔積憤，便藉「橫放傑出」之詞，以發洩忠君愛國之思，抑塞磊落之氣。轉而為辛棄疾之手，更達造極之峯，放大異彩，可謂之豪放之功臣，詞壇之巨擘。

辛詞豪壯熱情，高曠奔放，鬱勃蒼涼，悲憤激壯之音，往往溢於言表。劉克莊謂其「大聲堂答（金旁），小聲鏗訇（金旁），橫絕六合，掃空萬古」（後村詩詞）。王國維亦謂云：「南宋詞人，堪與北宋頡頏者，惟一幼安耳。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氣象論，亦有傍素波，干青雲之概」（人間詞話）。

辛棄疾，字幼安，號稼軒。生於一一四〇年，逝於一二〇七年。那時正是北方完全淪陷於外族手中，目睹當時國破家亡的情景，幼時即抱有報國復仇之壯志。他是山東歷城人，和一代女詞人李清照（易安）是同鄉，受她的影响也不少。

辛棄疾生得高頭大馬，膏碩體壯，目光有稜，紅頰青眼，壯健如虎，可說是典型的武人形象，雄糾糾的武夫，却能寫得一手豪放的好詞名世，堪稱文武雙全，決非易得，他生性豪

爽曠達，尚氣節，有燕、趙義俠之風。他少年曾有一段趣事：原來當時有一僧人名義端的，喜談兵家之事，棄疾偶亦有跟他往還，一次，棄疾久却歸附耿京，義端從之，誰知不久他却竊走了官印逃之夭夭。耿京聞之勃然大怒，就咎罪於棄疾，因為是棄疾推薦他來的，要把棄疾殺了消怒，棄疾要求耿京給他三日期限，把義端捉來倘若捉不着，願受治罪，耿京答允他。他就揣付，義端奪印而逃，必往奔金人處報我方虛實，棄疾乃往追捕之，獲。乃宰義端之首回報耿京，遂免一死。

辛棄疾雖身懷大志，想創一番功業，可是朝廷却不重用他。一生之中也僅做過、歷官湖南、湖北、江西、福建、浙江安撫使。但他的行政治軍，俱有聲譽。而且還俱有政治家的才幹和風度，對政治、軍事、經濟都甚有透澈的見解。也有軍人勇武的精神和敢作敢為的魄力。他更有見義勇為的俠士精神和正義感。雖說他生平並無實現他收復中原的志願，但他還是一生都忠於國家人民的。

接下來談到他的作品。豪放派以蘇東坡為宗師，其詞蟬脫五代以來的婉約艷麗之積習，而獨創其清曠豪放之詞風，此派至辛棄疾手中，尤發展到極峯，大放異彩。如所週知，詞到「周邦彥諸人的手里，每轉為低復沉弱，糜爛反側的濫調。而至辛棄疾，却能隻手障狂瀾，將這種趨勢的作風大大削弱下來。乃豪放派詞之代表，

與蘇東坡並譽為「蘇辛」。劉熙載曰：「蘇辛皆至情至性人，故其詞瀟瀟卓犖，悉出於溫柔敦厚；世或以粗獷託蘇辛，固宜有視蘇辛為別調者矣。」（藝概）。

他的作品內容，形式和風格，都用長調寫激昂慷慨的情緒，用小令寫溫柔傷感的情懷。有時也寫山水之樂，也寫纏綿之情，但都雅潔高遠，絕少鄙俗淫靡之態。他的詞的代表作風，應是那些很纏綿，很多情的許多作品，不過些多情的詞却被放在豪放不羈，舒卷如意的浩繁篇幅罷了。

青玉案（元夕）

東風夜放花千樹，更吹隕星如雨。  
寶馬雕車香滿路，鳳簫聲動，  
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  
蛾兒雪柳金縷，笑語盈盈暗香去。  
衆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

破陣子（爲陳名甫賦壯詩以寄之）

醉里挑燈看劍，夢回吹角連營。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絃翻塞外聲。  
沙場秋點兵。馬作的盧飛快，  
弓如叱咤驚了却君王天下事，  
贏得生前身後名。可憐白髮生！

辛詞豪邁俊放，奮筆而成，才氣縱橫，感情濃厚，撫時感事之作，磊落慷慨，足以激發青年愛國之志氣。四庫提要謂其云：「慷慨縱橫，有不可一世之概，於倚聲爲調變；而異軍

特起，能於翦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

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意，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燈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和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尙能飯否？

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

綠樹聽是夫（鳥旁）。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盡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山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烈。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酬明月。

以上二詞，沈鬱悲壯，抑塞磊落之氣，豪放俊邁之風，充分表於字里行間。

盟鷗

帶湖吾甚愛，千丈翠奩開。先生杖履無事，一日走千回。凡我同盟鷗鷺，今日既盟之後，來往莫

相猜，白鶴在何處？嘗試與偕來。

破青萍，排翠藻，立蒼苔，窺魚笑汝癡計，不解舉吾杯。廢沼荒丘曠昔，明月清風此夜，人生幾歎哀？東岸綠陰少，楊柳須栽。

辛棄疾作「盟鷗」詞，正是在他宦遊和被解職旋里的時期。在此之前，他曾任湖南、江西安撫使，替人民著實也做了不少利益的工作，深得人民的愛戴。又曾向宋孝宗進「美芹十策」，向宰相虞允文進「九議」，都是很有重要的措施。無奈他與當時朝官政策互有出入，結果只得解職回里。在「盟鷗」一詞中，表面寫得非常開適，實際上寄寓之意是怎麼的深沉與痛切！世途險阻，只有鷗鷺才有同盟的可能，人與人却來得如此隔膜，如此格格不入，這是多麼的不幸啊！

辛棄疾雖有一片雄心恢復中原，無奈得不到朝廷的重用，一個賦有軍事才能，政治眼光的他，却不能充分表現出他的才華，來為國家服務。由此，他心里當然也有鬱鬱不樂之時，不得志之嘆，於是作了一首「鷓鴣天」來遣興。

壯歲旌旗擁萬天，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足（女旁）鋸胡隸，漢箭朝飛金僕姑。迫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鬚鬢。却將萬字平戎策，突（手旁）得東家種樹書。

辛棄疾雖說是師宗蘇東坡豪放之遺，其實辛棄疾自有他個自的風格與

特色，有好幾點蘇東坡的詞尚比不上辛棄疾的詞來得澈底哩！辛詞不僅打破歷來詩詞的界限，並且走到詩詞散文合流的狀態。他讀的書亦非常淵博，而能以古詩文的句子，一齊融化在他的詞里，並且用韻絕不受限制，不講求雕琢和對仗，隨意抒寫，形成一種散文化的歌詞，而且他詞的內容亦非常的廣泛，由於他生活經驗的特別豐富，閱歷的特別深刻，又是一位慷慨激昂、富有熱血愛國之盛氣青年，一切造成了他寫詞的素材，無論寫的是弔古傷今，談神說理，談政治，寫山水，講故事，發牢騷，無所不取，無所不寫，而且寫得出來的詞都非常的成功。

醜奴兒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却道天涼好個秋。

西江月（夜行黃沙道中）

明月別枝驚鷓，清風半夜鳴蟬。稻花香里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七八個星天外，兩三點雨山前。舊時茅店社林邊，路轉溪橋忽見。

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賦）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

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談。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

辛詞的風格是多樣化的，由於他筆下語言應用自如，經驗又豐富，驟其腕下自有自由驅使之能力，適應着某種內容，便表現出某種風格，一字不差，一句不苟。奔放之詞有如天風急用，豪邁之詞有如大海高山，明媚清新之詞有如春花秋月，自然閑淡之詞有如野鶴閑雲。在他的作品里，我們也可以發現其詞富有政治革命意味的色彩，往往都很濃厚的，也都充溢着救世愛國的熱情和入道主義的思想，對當代昏庸腐朽的朝政，給強烈的諷刺和不满。

年青時的辛棄疾所寫的詞都富有豪放俊邁、慷慨激昂的氣氛。可是，自從到他接近晚年時開始，這種情懷却不復見了，寫出來的倒是一些清疏平淡的詩詞，一代英氣勃勃的叱咤風雲豪傑，終竟踏上陶淵明的路子。在他晚年一首詞「西江月」就已道盡。

西江月（示兒曹以家事付之）

萬事雲煙忽過，百年蒲柳先衰。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遊宜睡。早趁催科了納，更量出入收支。乃翁依舊管些兒；管竹管山管水。

# 貪污舞弊話

## 「實至名歸」

· 蕭兵 ·

社會迂腐，流毒百出，恰如雨後浮起的渣滓一樣，「各種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浮上來，在水面上轉一個身，來趁勢顯示自己的存在了」（魯迅語）尤其原來遮蓋的越深遠的停滯多年的，一旦顯示它的存在時，就更加惡臭不堪言。

貪污舞弊，魚肉民財，小民生計面臨危機，但是，權貴們明里貪污暗里舞弊已成了公開的秘密，既使狗盜分贓不均，事已「破康」，也無須惶恐繩之以法，（法為何物？小民無知矣）古者官官相護，串通謀利，既有利可「措」，上下心照不宣，彼此多多照顧，各自「前程」大有希望，於是乎：「無邊地位滔滔上，不盡金錢滾滾來」呀！

人倫淪喪，欺壓誑騙，貪污腐敗已被視為一種社會的生活道德，括民財被鼓勵為權貴們登龍之途徑，民間有句話說：貪污莫如做狗官。財勢迷七竅，做個千夫所指的狗官也無傷大雅，這就難怪做官乃發財之「正道」的風氣很盛行。

爾來報刊增添了不少光彩，目中所及淨是「實至名歸」，「吾族之光」，「邦國之福」等堂哉皮煌的恭詞，應有盡有，人材出眾，大抵功臣名紳服務有功，封神壇上都立了功勳牌，從此水鬼陸了城隍廟，少不了要修門面，改家譜一番，封妻蔭子，光祖耀宗，不可一世，只是品德素質並不在權貴們的思想範疇之內。

貪污，庸腐勢利已成了「崇尚」的社會道德宗法，一切荒塚疑血遮蓋的炫惑繁榮，剝下一層美麗的「畫皮」，剩下的就是赤裸裸的不堪入目的東西了。所謂：最怕窮，不怕賤。官紳權貴已將欺壓貪污當做發財之「正道」，恥辱二字早已被拋棄。入了「正道」也者，乃「實至名歸」也！名正言順，造福，造福。

上可為下可做，此說上行下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無可厚非。只是財門敞開，上至權貴，下至跑腿，無不在這污池中打廠，擠着、爬着、踢的，推的或送禮找門徑，各盡渾身之法術，爬得上的，固然心花怒放，多多保佑；爬不上的，也不用一嘆而散，僅憑一副賤骨相也依勢作虎威，於是，奴相應運而生，阿Q要跟趙太爺攀上本家，大抵也想沾點「榮光」吧。是故，什麼「實至名歸」「吾族之光」「邦國之福」，阿諛突狂熱起來，想做奴才或暫時做穩奴才的鼠輩，升官發財之「正道」雖未攀上，但「榮身之路」總未絕，心造的幻影：總有希望的。

「崇尚」精神實質莫於腐化，人性之卑劣達至此境，封神壇上括民膏，應當何罪？小民斗胆勒令；左右！推出去斬，以謝民罪。至于奴才成性的喪家之狗，應以打落水狗擊于死地。總之，社會黑暗已瀕危在旦夕，除掉現已腐爛而還要再拖爛下去的毒瘤，應該是動手術的時候了。阿們！



## 生活是多麼廣濶

——綠窗寄簡——

· 詹燕 ·

一民同學：  
拜讀了您的來信，我的心中不禁感到惘然。您在信

整天都躲在斗室裏沉醉在書的世界裏……總之，您的來信中充滿了沉郁，悲觀的色彩。我感到非常遺憾，為什麼您會這樣長嘆短吁，無精打彩呢？——您要知道，您是一個大好青年啊！

裡告訴我：您近來不知怎地，時常感到苦悶，好像生活在窒息的空氣裏；只有書籍能暫時解決苦悶，所以，您

您說您很孤獨，很無聊，使您對生活沒有一絲的感情。——對了，週

旋着您的「敵人」在這裏了，是孤獨與無聊使您產生苦悶！

一民同學：勤讀書固然是好的，但決不能是一個書獃子呀！您是一個青年人，您應該有青年人的勃勃朝氣啊！例如到郊外去吧，您投入了大自然的懷抱，沐浴在陽光裏，您還有什麼苦悶呢？再如到海邊去走走，浪濤熱情地向您招呼，點頭您又有什麼苦悶呢？既使有，也可以儘向大海傾訴吧，讓浪濤把您一切的煩悶衝掉！記得在兩三年前，我何嘗不像您

現在一樣，整天「苦悶啊，苦悶啊」地嘆息着（苦悶的滋味我是嚐過了）

，可是，後來由一位朋友的介紹，我參加了團體活動，從此，我不像以前那樣悲觀，失望和苦悶了；相反的，我的生活充滿了光彩：在集體生活中，我跟大夥兒一塊歌詠，舞蹈，演戲，學習……種種活動，我在這種種活動中，得到了知識，得到了啟發，也得到了快樂！

一民同學：在集體生活中是幸福的。就如我吧，我每逢感到苦悶或遇到困難的時候，大夥兒都會關心我，幫我解決一些我個人無法解決的困難；當然我們之所以參加團體，目的並不僅限於希望朋友們來關心自己，幫

# 老人

助自己解決困難，同樣的，我們本身也必須多為朋友設想。舉如朋友碰到某些困難時，那我們能置之不理麼？——不能，我們應該自動地為這有困難的朋友解決。

所以，在互相關心，互相幫助的眞誠友誼的氣氛中，「自私」和「個人主義」的字眼是永遠找不到的，也只有眞正「自私」和「個人主義」的人，才有苦悶來纏住他們。

您聽——

去以自己的火點燃旁人的火，去以心發現心。

生活是多麼廣潤，生活又是多麼芬芳，凡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樂和寶藏。

詩人何其芳不是這樣頌讚生活的麼？總之，生活是充滿歡笑，充滿快樂的。一民同學：別再莫明其妙地嘆息了，別再唱那些悲觀的老調了；在這個偉大激動的時代，每個人的心裏應懷有崇高的理想。一民同學：您要勇敢地走向生活，走向羣衆，在集體的生活，您可以得到生活的快樂與寶藏的。當大夥兒得到快樂，那這便是您所需要的眞正快樂了。

一民同學：「生活即是戰鬥！」我相信您是會拿出毅力和勇氣，戰勝纏住您的「敵人」的。好了，就此擱筆，熱切等候您的佳音。

祝福您！

詹蕪上

這時是午後兩點多。建築場上的石灰車邊，站着一個年過半百的老工人。他赤着上身，穿着赤色短褲，頭上戴一頂窄邊的草帽，在他的額上是有那麼多深淺不一的綹紋，這正記載着他的辛酸史。他那深陷的眼睛，頂在聳出的額骨上，他口裏咬着根「朱律」，而咀邊長滿鬍鬚。他的手裏，緊緊地抓住鋤頭。老人像是沉着應戰地瞪住晒哩哩的攪灰車。

早上十一點多下過一陣雨，它驅走了烏雲，給天空換上了一層藍色的幕，太陽此時正毫不留情地照射着工人們。天空，沒有雲，也似乎沒有半點塵埃，這對工人來說是件不幸。

老人，他的工作就是將沙石放進石灰車去——這就是叫跟車脚。擺在他面前的是六隻畚箕，他得在最短的時間內盛滿九畚箕的石子，而且將它們倒入石車中，又得同樣地盛滿六畚箕沙。這對他來說，是慣了。他是那麼出力在爬着石子，只見他兩手將鋤頭一舉，放向前去，於是右手出力地向下一壓，左手使勁地向后一拉，就這樣拉上五六下，石子就滿了。爬石子，這比爬沙費勁得多，他不停地，習慣地這樣做着。他肩膀上的肌肉，隨着左右手的使勁，也一起一落地在動着，這顯得他的肌肉多麼結實，又顯得他多麼用氣力。

汗，從老人的額上、兩頰、手背

、胸、背不斷地，一顆顆地冒出來，片刻便又滙合在一起激激地往下流，注入在他腳下的石堆和沙堆里，這又被他用畚箕一同倒入在石灰車中，連同石灰一齊攪拌後被挑去建起一間間、一座座的洋屋了。

太陽，對於老人已是沒有威力的了。他的背被晒得那麼黝黑，又多麼硬。二十幾年來，他就在烈日下度過他的白天。

「趕緊爬！」是工頭的喊聲。工人們一天就不知聽過多少句這樣震耳欲聾的叫喊。它像工頭們在生存的最後時刻里所要喊的一樣。老人對於這，習慣了。他沒有忘記在他一生中有錢人對他叫喊過多少次類似這樣的話。這種喊聲，和他的血汗的不斷往外流，拘成了他緊緊記在心裡的仇恨！

老人，他不太喜歡說話。除非不得已他才開口，但，也是那麼簡短，那麼直截了當。工作時間里，盡管工頭們的污言穢語亂罵，沉默，似乎是這老人一把有力的反抗武器。在工頭面前，他沒有因挨罵而手顫過，永遠站穩他滿是青筋的腳，以沉着的姿態對着工頭。他連抬頭都不願意。工頭在他眼里，又有什麼稀奇？說錢，老人當然比不上工頭；說力，工頭又那能比得上他？說生活吧，工頭與他又何以能同日而語？工頭遠遠地落在他的後頭。老人以自己的血汗和氣力不只養活了自己——又養得這麼結實，而且還養活了一家大小！工頭，又那里能養活自己？工頭不正是千百工人養活的嗎？老人，二十幾年來的生活經驗，他深深明白了這道理。想到這，

他又爲什麼要去看工頭？更不必手抖心激跳了。

工場的「餐廳」，是簡陋的；桌椅是幾片長長的木板釘成的，它們都已被蒙上不知多少的泥土。每天中午，老人就坐在这兒吃他的午餐。他面前是兩盤粥及一小碟的豆芽炒豆乾。他咕嚕咕嚕地吮着粥。菜，對他幾乎成了多餘的。

每天早上，老人總提着一個破舊的手提包，一步緊一步地走向工場，黃昏，他照舊提着手提包，以緩慢的步伐走回家去——他的精力，花在工場上。夕陽，把他的影子，留在工場地上。

老人，在工場上流下了多少血汗？一幢幢的洋房，倘沒有工人們的血汗滙合在其中，又怎樣站立起來？可是，住在屋子裡的人，多少會想起這？多少會記起曾經有千百工人們在這兒渡過與烈日風雨苦鬥的日子呢？多少會想起工人們自己住的是一日出雞蛋影，雨來搬盆子」的陋屋？

老人，他想起自己過去的歲月，只有以他發出的威力眼光望着幢幢洋房。他明白誰使他蒼老得這麼快。他也感前無限的驕傲；地球上的一切，不正是像他這樣的人共同建起來的嗎？想到這，他又開始淡淡地笑了。

羅嵐·



# 試工

馬雷

聖誕節跟着便是農曆新年，由於兩個大節日連在一起，在這兩個月中，形成市面上空前的繁忙和熱鬧。上至商業大機構，下至商行小販，都跟着大忙特忙起來了。

「大新貿易公司」也不能例外，眼看幾個伙記在倉內忙得團團轉，一天由早至晚不停工作，還是不能夠應付，大有「僧多粥少」之感哩！

「照情形看來，我們必須多請一個工人才可以，吳老板你以為怎樣？」

做倉房管工的阿七，走到「財庫房」內跟老板商量。那個坐在「財庫房」的安樂椅上，挪動了那肥胖的身子一下；鑲在那大腦門的兩顆三角眼骨碌一轉，說道：

「叫他們趕緊手脚些，不就可以了，還請什麼人。」

「可是……」那個啞啞地不敢再往下說。

「又可是什麼？」老板眉頭一皺，顯然有點不耐其煩。「去吧！照我的話做就可以啦！」

吳老板是精於「經濟」算的，多請工人，多發錢，當然是不合算的。

日子一天一迫近年關，「大新貿易公司」也跟著越來越忙碌起來，吳老板到倉房各角落巡視一周，看見裏面忙得一團糟。接貨的沒法把各類物品整理妥當；送貨的不能及時把貨物送出去，還有裝配物品的，却常把訂單的罐頭鴨裝進了燒豬罐頭。吳老板見了這情形，就老實不客氣罵了幾個伙記一頓。

他從倉房氣虎虎的回來，在辦公室內坐下來靜靜的想。

是輕鬆的，樣樣都得賣力，尤其是接貨；整兩百斤一包的貨物，由囉哩上接過手，就一直背到四五十碼遠的倉房，如果氣力不夠的話，那準會被貨物壓倒，可是劉方以前有做過碼頭工人的，所以他做來駕輕就熟，全不費工夫，不過他因為是試工，怕老板不滿意他的工作，所以幹得特別起勁。

普通其他的伙記背四包貨物到倉房，他已背五六包了，其他伙記送貨，祇能用三輪車載三包的東西；可是劉方却能一起載四包。

劉方如此賣力目的在於希望老板能夠錄用他，此後生活可以好轉過來，不必再受失業的威脅。

吳老板似乎也很快欣賞他的工作表現；不知道他是想作進一步試驗他，抑或是其他的原因，晚上各同事工作完畢回家了，吳老板還叫他到天台上去劈柴；那是吳老板家人煮飯用的。本來這些工作沒有包括在劉方的份內，不過他目前是試工，為了生活，他不敢違命，祇有照辦。

每天劉方工作到晚上十一點才回家，他同房的的朋友問他：

「你一天工作這麼長的時間，到底多少工錢一個月？」

「還沒有講定多少，老板說先試工一個月，如果工作令他滿意，可以給特別工錢我的。」

「那麼試工這一個月也沒有講定多少錢嗎？」

「沒有。」

要是到月底的時候，他發給你三幾十塊錢你不是白做一個月工作。」

「不會的，人家老板大大個，難道會做這種事情。」

劉方對吳老板說過的有信心，他暗地裏想：照他目前這種表現，所應得待遇，如果不比其他同事多；與他們平等的話，也有一百四十五塊錢一個月。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年關一到，劉方在「大新貿易公司」試工一個月也滿期了。

「真的要非多請一個工人不可了……」他又想到：「要多請一個人嗎？當然不能祇請一個月；那以後每個月就要多一百多塊的開支。如果不多請一個工人；平常的日子還可以由原有的幾個伙記應付，可是現在是年尾，不多請一位是不行的。」他越想越去；「如果要請一個月的臨時工人；現在是年尾，工錢要特別高，同時也不容易請到。」

那穿着燕尾式的禮服的銅像它高高地壓踏在基石之上——一對金頭髮藍眼睛的走過對它投以無比親切的眼光一個高鼻子的好像是攝影師的聚精會神對着它前後打轉

真感激那尊高高在上的銅像聽說以前它像牧師一樣勤勞打從遙遠的國度裡，遊說到一個地方再一個地方也該多謝那位高鼻子的他就爲了替它攝取一個鏡頭苦思了三三天三夜不睡覺

「大鐘樓」的鐘聲很有規矩地响着彷彿基石一樣生來就被緊壓着——到幾十年從幾十年又到如今我從小就聽慣了這種聲音我從小就看膩了這個銅像聲音彷彿教徒默默地祈禱

## 一個銅像

——從來挑不起我的激情銅像彷彿爛臭了的僵屍——絲毫引不起我的興趣——可是呵，我的心爲何老是不能夠安寧？——我記憶起另外一些曾經真正令我敬仰過的銅像那是在別個鮮芬經已開遍了的土地上的那裡的春風來帶着勞動的歡樂的音響團團轉轉，圍繞着每一尊英雄們的身旁那才是有血肉的人民的銅像！那才是偉大的人人敬仰的銅像！而在我們祖國的土地上我們真正的銅像在那裏？啊！難道說，我親愛的媽媽她誕生不出一個英雄的兒女？難道說，我親愛的祖國她誕生不出一個英雄的銅像？……

這晚工作完畢，吳老板叫劉方到「財庫房」內

劉方每天辛苦的拚命幹，這個月尾算到了，他滿懷着希望，走進「財庫房」。

吳老板在裏面的安樂椅坐着，見了他便道：「今天……你的試工期已滿，至於你的工作表現，並不令我滿意。」

劉方當下像被打了一記悶棒，心裏好不難過：「老板，這我已盡了最大的能力；難道我的工作不如其他同事的嗎？」

「真正能幫手的工人呢！」他又想了一陣，最後臉上露出微笑，咀裡喃喃自語，

「好，這個辦法妙極了！」

他跟着走到倉房，找到了阿七，對他說道：「阿七，你明天去多找一個伙記來吧！」

阿七感到疑惑，心裏暗想：「他前兩天已說過不須要工人了，什麼？」但是他不敢這麼說出口，祇是應諾照辦。

第二天。

阿七帶了一位約莫卅歲的中年人來見工。

「你以前做過這種工作嗎？」

吳老板坐在辦公桌裏，口咬着雪茄，像審問犯人；一面問一面端詳着這位身子健壯的工人。

「有做過的」對方答道。

「那很好！」吳老板滿意的在那滿是橫肉的臉上笑笑，跟着清了清喉，繼續說道：「老實說，我們的公司本來是早就打算多請一位伙記；不過又恐怕請到一些不會工作的，所以！咳！一直沒有下人，現在如果你要做的話，我想先給你一個月試工。你看怎樣？」

「好的，不過……」對方想問他多少待遇；可是吳老板似乎已看出他的意思，不讓他說完便搶白道：

「你不必擔心工錢的事，總之我不會虧待你的。到時如果你工作的表現令我滿意，我可給你特別待遇呢！」

劉方繼而一想人家這麼寬宏大量，自己怎好再說下去，況且自己已失業多時，如果那樣斤斤計較，恐怕不容易找到一份工作呢！於是他說道：「好吧！明天我就來試工好了。」

第二天。

劉方便在大新貿易公司開始工作，他的工作範圍包括送貨，裝配貨物，接貨……這些工作可不

吳老板沒有直接回答他這個問題，祇是從抽屜內取出一個信封；遞給他說道：「這裡是你這個月的喝茶錢。」

劉方接過手一看，裏面祇是四十塊錢，還不夠他每天上工來回的車費。這下子可氣得劉方一直咬牙根：

「什麼！這是我這個月的工錢。」

「得了！別多講，這點算是給你喝茶而已，本來你來做一個星期我已想叫你走的了，不過我已說過給你一個月試工，所以……」

「這我不要，還是拿去做棺材本吧！」劉方生氣的把這信封丟回去，「原來你請工人，是另有用意的，算我上當。」

他說完就走了。

吳老板看他的背影消失在黑暗裏，然後拾起那四十塊錢，口裏喃喃自語：

「試工，嘿！嘿……這是一個好辦法，我總算不必多請一個工人。在這忙碌的年關，即使要高工錢請臨時工人，也不容易請到呢，嘿，嘿……這是一個好辦法——試工、省錢、又經濟，平白有人爲我賣力義務工作……」

吳老板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





# 命運

(二幕劇)

△秋火▽

時代：現代。(一九六六)

地點：馬來亞一個市鎮的普通工人的家的廳子里。

人物：

(一) 陳阿九：忠實的建築工人。年逾半百。

(二) 陳亞香：陳阿九之女兒，工廠女工，年

十七歲。

(三) 陳亞平：亞香的大哥，工廠工人，年廿

餘歲。

(四) 洪天才：工廠書記，亦是經理的私人秘

書。鬼計多端，狡猾投機，捧

拍、托樣樣到家。狐假虎威

，壓迫欺侮工友，有走狗之稱

，破壞工友的團結。

(五) 林亞明：年青的工人。

(六) 李亞清：年青的工人。

佈景：一個普通工人的家的廳。台中一張桌子和幾

張長凳。桌上安置一些書籍，報紙。台左是大

門。台右安置一張桌子，作為放置衣服和燙衣

服之用。

幕起時：亞香在桌邊寫字，讀書。天才由大門偷偷

地溜了進來。

天才：(躡手躡脚地走進屋裡，在亞香的耳邊叫)

Miss Tan ! (陳小姐)

亞香：(吃了一驚，站了起來，回頭一看)呀！原

來是你這個洋化鬼！鬼鬼祟祟地，輕浮鬼，

什麼事？

天才：I am sorry Miss Tan, 有沒有給嚇壞了？

(油皮滑臉地)我的衣服變好了嗎？

亞香：(愛睬不睬地走到桌邊拿衣服，用紙包好，

而自言自語地)討厭！(走回天才的面前)

哪！拿去！

天才：(接過了衣服的當兒，嘻皮笑臉地趁機摸了

亞香的手腕)噫……你真 Beautiful !

亞香：(把手縮了回去，氣惱地)你……你想怎樣

?我請你放尊重點，別當人家是……

天才：嘻嘻，對不起。

亞香：錢呢？

天才：Oh! Money ! 慢慢給你嘛！難道我頂頂

大名的紅毛人的秘書，會吃了這區區的小數

目嗎？不要說廿幾塊錢，就是三五五百，我馬

上就可以打張仄給你，(略頓)只要你……

嘻嘻……(突然想起似地)呵！對啦，亞香

，今晚你得空嗎？我請你做我的「八那」，

參加紅毛經理 Robert 的「爬地」，跳 Cha-

Cha-Twist, 好嗎？

亞香：(不耐煩地，討厭地，氣憤地)我沒那麼無

聊，誰希罕去參加你們那些上等人的下流「

爬地」？你還是給我滾回去，沒那麼好氣和

你談這些，我有事要辦。

天才：你別忙，我老實告訴你吧！你的哥哥今天早

上已給經理開除了！其實他也太豈有此理了

，參加什麼職工會，又搞什麼黨，跑到經理

面前，說什麼公司開除工人不合理，這是公

司的事，他憑什麼理由提出要求公司收回被

開除的工友？更利害的是他強迫經理用同他

們，這還成什麼世界？所以經理給他炒尤魚

了。

亞香：我不相信你這些話……

(亞平由左門上)

天才：你……

亞平：(朝天才走去，拉着他的肩膀)你什麼？沒

骨氣的走狗！你洗了衣服不給錢，又想幹什

麼？欠了廿幾塊錢幾時還？

天才：你別那麼神氣！不還你又怎樣？

亞平：(抓住他的胸衿)不還就給我滾出去！(用

力一推，天才差些兒跌倒地上)要是今天在

紅毛人那兒沒有「馬打」的話，我就打斷你

的狗腿，還會饒了你(一脚踢過去，天才倒

在地上)滾出去！

天才：(從地下爬了起來，摸摸屁股，吐了一口唾

沫於地下)你別牙，總有一天你會嚐嚐這個

滋味！(把拳頭舉起，向天搖幌兩下)小鬼

，那時你才知道我姓洪的利害！(天才搖搖

擺擺地下)

亞香：大哥，你何必跟這種王八鬥氣，他們的拳頭

總比我們的大，吃虧的總是我們窮人。

亞平：那有什麼可怕的？像他這種人，還跟他客氣

！不打脫他的狗牙，已經算便宜他了。

(冷場片刻)

亞香：大哥，你又失業了，紅毛人真是豈有此理！

爲什麼偏偏要爲難我們呢？

亞平：現在的社會，本來就是如此，外國資本家，總歡喜那些會捧，會拍馬屁，托大腳的軟骨頭；我們只要動一動，爲我們工人爭取一些合理的要求，他們馬上叫我們滾蛋！你想想看，這樣的社會對我們窮困的工人有什麼好處？

(亞九從左門上)

亞平：爸爸。

亞九：唔！（臉現憂容，踱着方步）亞平，我問你，是不是又和經理吵架了？

亞平：（沈默地看報紙）……

亞九：我都說過幾百回，叫你做人要安份守己，明哲保身。年青人出來搵食，火氣不要太盛，要忍耐，要看時勢，你偏不聽我的話！參加什麼職工會，什麼黨，爲工人爭取什麼利益？屁！弄到自己被炒尤魚，現在才夠爽嗎？

亞平：爸爸，紅毛人做得不對，我們是應該反對的，尤其是那些不照顧工人利益的資本家，壓迫，欺侮工人，無理地開除工友，你說這是合理和應該嗎？

亞九：（生氣地）哼！臭「弄逢」仔，養大了你，倒會來教訓令爸！令爸吃鹽比你吃米多，過橋比你走路多，什麼事情沒看過？難道會說錯了話？做錯了事？人家被開除是人家的事情，你何苦去管他媽的去死！你爲他們去爭，爭到自己連工作都拋了，反而要我來養你，你認爲這才是最應該的嗎？其實只要我們有工做，有飯吃就好了，人家的死活還是少理少管的好。這個世界好人是吃虧的。

亞香：爸爸，你這種看法，我是不贊全的，如果每

個人都像你這樣，我們窮人不是永遠被人家壓在腳底下而沒有翻身的機會？

亞九：（穿好衣服後，憤憤地向外欲下）女孩子懂得什麼？這個世界變了，小子總要教訓老子，連女兒也要管起令爸來。唉！

亞香：爸爸將來你是會明白的。

(亞九不理睬地下)  
(亞平，亞香相對苦笑，長嘆一聲)

(第二幕)

佈景：全前。

幕啓時：亞香正在燙衣服，亞平在翻報閱章。

亞平：亞香，你來看，某某工廠罷工的工友給馬打捉去了，真是豈有此理！這是民主的一大諷刺！

亞香：民主個屁，工人爭取合理的要求，採取罷工行動是合理的，爲什麼當局要動用軍警對付付他們呢？

(突然門外响起急促的敲門聲)

門外：開門呀！開門！

亞平：（放下手中的報紙，打開門一看）什麼事情？

(亞清，亞明扶着亞九上。亞九的脚流淌着鮮紅的血。痛苦地呻吟着。他們慌忙把他安置在靠椅上。)

亞平：爸爸，這是爲什麼？

亞九：唉……

(亞香從屋內拿着些藥水替亞九洗過創口，全時用藥水和棉花縛好，用膏布貼好)

亞清：事情是這樣的，今早亞九叔在工作時不小心，從樓上跌了下來，我們馬上送他去醫院，醫院滿了，我們找工頭預支些工銀，想送他給私人醫生醫治，誰知他說這是老板的事，所以我們又到紅毛人那里，竟給連羈帶罵了

出來，說我們自己不小心才出事，是自己弄成的，他不負責。我們只好叫輛德士載他回來，才作打算。

亞九：（悲痛地）唉！亞平，我錯了，我不該自私自利，對任何事情都向老板低頭。現在我才真正明白，我們爲老板賣命賣力賺錢，出了意外，老板却不理我們的死活，這是什麼道理？

亞平：爸爸，請你放心，讓我去找偉國看看他有什麼辦法處理這件事情。

(亞平下)  
(亞香倒了杯茶給亞九，用盆水替他抹着臉上斑斑的血跡)  
(一刻鐘後)

(門外响着嘖嘖的敲門聲，一個人倒在台上)

亞香：（打開了門，嚇了一跳）大哥，呀！爸爸，不好了，不好了，大哥昏過去了。

(亞香，亞清，亞明，把亞平扶起來，亞平漸漸地甦醒過來)

亞清：這是怎麼一回事？

亞平：剛才，我走出門外不遠，就遇到天才和一班人。他們就圍攏來，不分青紅皂白地就在我身上就打，打……打得我好……（吐了一口血水，染紅了衣服）

亞九：（從椅上勉強爬起來，站到台中）這還像個世界嗎？叫我們窮人家怎活得下去？怎活得下去？（倒在台上）

亞平：爸爸……

亞香：九叔……

(幕急下)



# 武俠小說有害嗎？

武俠小說有害嗎？雖然這一個極重要的問題，但是却為一般人所忽視了。在星馬的文藝界裡，似乎也極少討論到這個問題。

武俠小說有害，那是無可否認的。即使是香港的武俠小說名家金庸先生也不能不承認這個事實。

對於武俠小說的害處，金庸先生作了這樣的分析：一、對武力過份頌揚；二、過份的突出個人英雄；三、把古代描寫得太美麗；四、復仇殘暴，人命不值錢；感傷，尤其是宿命、消極出世等思想的傳佈；五、讚美放蕩不羈的「行為」。

金庸先生雖然承認了以上五點害處，可是他卻忽略了或者可以說有意掩蔽了其他兩點有關武俠小說的害處的真正因素。那就是觀止在他的「論武俠小說」一文中所說的。

「一、用虛幻的，沒有社會基礎的內容來粉飾現實，麻痺讀者對現實矛盾的認識，消散讀者直面生活的勇氣和力量。」

二、培養低級趣味和庸俗思想，使讀者滿足於一些緊張打鬥的刺激，和毫無意義的離奇怪誕的情節的欣賞，打消了讀者接受較高級的文學作品以至健康的藝術和思想的能力。

一個武俠小說「迷」，他的一舉一動，思想、行為、都與現實社會脫了節。有的甚至會在與你言談時，自然而然的舞足蹈起來呢！

武俠小說非但為一般知識水平低的人所接受，就是連一些知識份子，甚至一些具有高深學問的名人，都被這種反現實，使人墮落的武俠小說的迷惑。使他們無論對人對事都抱着消極的態度，這無形中就上了武俠小說的大當。起初只是為了找尋消遣、刺激，但是，結果反是受其害，這多不值得呀！

星馬各大小報章的副刊，對於刊登武俠小說似乎感到特別興趣，這大概是為了一「銷路」的問題吧。

象在咖啡店裡是最常見的。

它們除了頭一版刊登一點新聞外，剩下的版位幾乎都是武俠小說的天下。我真不明白這些辦報人目的何在？假如是為了圖利，就不顧道德良心，想以武俠小說來吸引更多的讀者，賺更多的錢，這就完全失去了辦報的意義。

一些電影公司也為了賺錢，而將一些武俠小說拍成影片，以求適合於一些「低級趣味」的觀眾，使他們只願沉醉於「排惻纏綿」，「緊張打鬥」的刺激裡，使他們放棄了接受健康的文藝作品。這些影業公司無形中也成了助長武俠小說風靡一時的「幫兇」。

再者，反動勢力認為武俠小說有助於他們控制羣眾的情緒，因為假如羣眾整天只顧沉醉於消極的，使人墮落的武俠小說裡，他們那裡還會去為現實的黑暗，人吃人的社會作不平之鳴呢？這樣其政權就能維持得更久，不加以制止它的輸入，讓它繼續麻醉人心，這又何樂而不為呢？

於是乎武俠小說便在這種種有利的條件下乘虛而入，大行其道了。

一般來說，武俠小說所寫的都是些「排惻纏綿」的「多角戀愛」，表揚個人「英雄主義」，「緊張刺激」的打鬥……等等。這些毫無社會意義及價值、反現實的東西，只有荼毒讀者，使他們消極，失去面對現實的勇氣，無法培養起積極的進步思想，這就符合別有居心者的要求。

總之，武俠小說「已經成為一股違反反映現實、體現時代先進思想的原則的文學逆流。」（觀止：論武俠小說）它是不會給人們帶來有任何益處的。

！我們不難看到，有許多的讀者，當他們拿起報紙的時候，第一件要找的，於是刊登武俠小說的那一版，這種現

浪花雜誌在「談談說說」欄裡，定出了「武俠小說有害嗎？」這個題目來讓大眾研究討論，我想這將是很合時宜和很有意義的事。因為，目前武俠小說的盛行，真令人感到驚駭。武俠小說的盛行，它正意味着「武俠小說」的讀者是非常廣泛的；也由此可知它將深深的、廣泛地影響着每個「武俠小說」的讀者。但到底看「武俠小說」是不是有好處呢？我想，我們不妨來研究一下。

有人以為，看「武俠小說」是有許多好處的。（一）能暫時逃避一下現實；他們認為，當一個人在現實生活感到痛苦的時候，他可以看看武俠小說，而「武俠小說」內的「精彩」故事，將會使你忘掉一切的痛苦生活。（二）能使人好義惡邪；他們以為：「武俠小說」內都是提高好義、攻擊惡邪，宣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因此，看了之後，能激發我們好義惡邪。同時也間接使為惡的人能收斂自己的惡行。（三）能作為一種消遣品；他們也認為：一些比較有閒暇的人，在生活感到無聊的時候，他們可以看看「武俠小說」來打發一些日子，全時也因此使他們不會把時間花在賭博場上。（四）可以作為學習寫作的典範；他們更認為：「武俠小說」的精彩故事，優美的文筆以及豐富的想像力，都是青年學生學習寫作的好典範。因此，武俠小說在他們看來是有益而無害的。

事實上是如此呢？

大家都知道，我們人是在「現實」底下生活的。現實的生活不好，只有在「現實」裡找尋解決的辦法。武俠小說會使你幻想，但從來不會也不可能改善你的生活，而使你陷入痛苦的深淵。武俠小說的叫你逃避現實，剛好給一些政客利用來麻醉思想和轉移視線的好書籍。至於說讀了武俠小說能使人好義惡邪，這種說法是令人不敢相信的。因為「武俠小說」中的「義士」所作所為未必是屬「正義」的，好多恰是狼門殘殺的荒唐行徑。至於第二種看法更是要不得。除了一些社會的寄生蟲和濶佬之外，普通的人都不會有太多的空暇，因為他們需要工作和學習，如果把這些僅有的時間花在賭場固然不對，而花在武俠小說上也是沒價值的。如果說武俠小說能「解賭」，倒不如說是教人從一條歧路踏入另一條歧路，它將貽害我們的一生。再說到可以

— 蚊芷 —

作為學習寫作的典範，那就更荒謬了。據我們所知一般讀者只看內容打鬥得是否精彩，從來就沒有研究它的什麼結構或文筆，其實，武俠小說的作者為了多賺錢而大量生產，從來就沒有好的中心思想或好的文筆，而且還胡亂想像湊拼，這樣的書籍怎可作為寫作的典範呢？

上面這些話只是駁斥一些人的錯誤的看法。其實武俠小說的害處是很多的。我們可以清楚的知道，一般的武俠迷，讀「武俠小說」真的讀到廢寢忘食。做教授的，教師的因沉迷於武俠小說，傷害自己的健康還只是個人的事，但却因此沒有準備功課，精神散漫，影響學生上課情緒和講解，這種行為是該被譴責的；做學生的沉迷於武俠小說，相同地會影響身體的健康，功課沒有做，學業不佳，那將毀掉自己的前途；工人沉迷於武俠小說，工作效率能減低，影響生計，破壞家庭的幸福。這些害處不夠大嗎？況且，一般武俠小說，盡力提倡個人英雄主義，個人的崇拜和叫人相信牛鬼蛇神，灌輸封建和反動的思想。你想，這些不正確的思想灌輸到讀者的頭腦內，將起着什麼樣的影响？（結果個人英雄給土豪惡霸學上了，到處為非作歹，搗亂社會的治安。「牛鬼蛇神」使到無知的人上當了，有許多甚至私入深山求仙求道，想學到超人的武藝，結果不是跌下深淵絕谷成他的「仙」去，便是葬身獸腹成他的「道」去；封建和反動的思想灌入讀者，使他們思想落伍，阻礙了社會的前進。難道這些害處的影响還不夠深鉅嗎？）

——南平——

X X X X

最近，有一位武俠小說作者訪問星馬，曾談有關其寫武俠小說的要旨，說：只是供給讀者以娛樂，只不過講一些異想天開的故事，替讀者們在生活

中增加一些趣味。他又說：武俠小說的主要作用是求賞心悅目，武俠小說畢竟沒有多大藝術價值……

我以為。武俠小說不但沒有藝術價值，而且是黃色文化的變相物；因此，它的所謂供給讀者以娛樂，替讀者們在生活中增加一些趣味；嚴格說起來，是有害無益的。武俠小說算不上是文學作品；在形式上和內容方面，那是陳腐老套，荒謬怪誕，結構零亂。它所描寫的武功，（如輕功，玄功），在現實生活中根本是沒有的。因此，武俠小說根本就是反現實的。

它的危害性，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武俠小說的內容；以打鬥為主，因此，那些荒唐的「武功」，通過武俠書、電影、電視的傳播，對人們尤其是少年兒童產生很不良的影响。它使人們處於虛無飄渺的境界中；而且養成好勇鬥狠的性，變成一個人英雄主義者。

（二）武俠小說中穿插不少不健康的戀愛故事和色情的描寫。它的戀愛觀是不正確的，有色的，色情的描寫，更加助長了黃色文化的泛濫，使社會道德淪落敗壞，造成那些血氣方剛而意志薄弱的青年，精神萎靡不振，想入非非，甚至幹出破壞社會道德的罪行來，諸如非禮、強姦等。這樣，大好的青年因而墮落了；毀滅了自己的前程，看不到奮鬥的目標；和鬥爭的前途，認識不到新的社會和新的現實。

（三）武俠小說助長了社會的歪風，因為它是一種壞東西，有害而無一利的。它的所謂啟發人們為善，發揚愛國思想，都是幼稚薄弱的，騙人的！因而常看武俠小說，只有浪費時間，金錢和精力。所得的結果却是：對工作和學習失去了熱情，逃避現實。

（四）武俠小說反現實，永遠和客觀現實的發展規律背道而馳。它散佈宿命論，消極出世等思想，它善惡不分，愛憎不明，讚美放蕩不羈的行為。它的內容陳腐老套，當然也談不上有中心思想。往往只是為了什麼「劍譜」、「武林至寶」，就把「江湖」搞到天翻地覆，殺來殺去；就這樣把小說越扯越長，嚙哩嚙囉地，亂七八糟地拉到結束。

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武俠小說是有毒的！它的危害性決不可等閒視之！同時，我們也相信它終有一天會連同黃色文化一同被消滅掉！

——錦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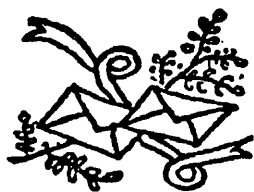
X X X X

一切文學作品要不是對人們有益，就是有害，絕對不會是無作用的。沒有反映現實，沒有誘導人們認識真理和走上康莊大道的「文學創作」就是不好的，必定給人們的思想帶來急多或少的害處，從這一點出發，我們說：武俠小說是有毒的！

武俠小說完全是虛構的、脫離現實的，這是連武俠小說的「大師」金庸先生也不得不坦白承認的。就因為是這樣，所以武俠小說的作用可以比擬為酒或鴉片。一般上，愛好武俠小說的人，實際上就是道地的「武俠迷」，他們一有閒暇就是手不離武俠書，整個頭腦充塞着武俠小說。他們就是這樣陶醉在武俠小說的幻境裡，「其樂融融」，心滿意足；因此除了關心武俠新書的出版外，對現實生活和本身所受的壓迫麻痺而感受不靈，對國家大事更是一無所知，像這樣，他們的肉體雖然存在於我們這個社會，但其精神却多徘徊在幻境裡，這與常見醉境裡打滾的酒鬼和把耽於煙床視為最樂的鴉片鬼難道有什麼實質上的差別嗎？試想：假如有一大部份人成了「武俠迷」，這個社會還能進步嗎？所以武俠小說的害處就在於毒化人們的思想，使人們看不到摸不清自己身上肩負着改造社會、推動歷史前進的責任，你說，可惡不可惡？

對於正在求學的少年朋友來說，武俠小說之害更深更遠，因為一旦他們成了武俠迷，心目中便是「武俠小說至上」，對其他文藝作品感到不夠味或不屑一讀，看電影也必定要有打打鬥鬥的，其課餘時間必定全都給武俠小說浪費了，日後除了成爲腦袋空空的「好漢」外，絕不是「國家的棟樑」多可悲！

——青燕——



## 表妹的日記

(續) · 麗雅 ·

(四十七)

過去，我實在怕見狗仔；但經過一整夜的思考之後，覺得除了接受狗仔的建議之外，再也沒有辦法覓得一份工作來維持生計。因此我倒希望狗仔能早點到來，以便確定這份工作開始的時間。

狗仔這個人不知怎樣，我不見他却會碰到他，想見他却不見他來。我等著，盼著，一直到傍晚，才見他來。

「怎麼樣；可要那份工作？」——進門他便問。

「想是想要的。」我說：「但不知待遇怎樣。」

「這種工作是算天的，一天三塊錢。」

「才三塊錢？你不是說可以賺很多錢嗎？」

「誰說不是呢？」他說：「除每天三塊錢之外，還可以分得十幾元的小賬，要是妳自己願意，要多少錢都會得到的。」

「願意什麼？」

「等妳工作開始之後，自己會明白的。」

我知道他指的是什麼，但我只求

能夠生活下去，並不希求什麼，我心不走上那條路。

「還有一個條件。」他說：「妳必須給我保護。保護費每月三十元。」

「保護？」我實在感到驚異：「爲什麼要你保護？我又不是小孩子。」

「理由很簡單。」他說：「第一，我介紹妳工作，妳得到好處，也該讓我分享一點；第二，做這種工作，時常會碰上自己不能解決的麻煩，需要別人代你解決；第三，要是妳不讓我收保護費，別人會照樣向妳收取；第四，妳不要我保護，我便不介紹妳工作。」

看着不接受他的條件，便沒辦法得到工作了，只好說：「好吧，我接受，可是我什麼時候開始工作？」

「今晚遲了，明晚開始好了。」他站起來說道：「我要回酒吧去，向老板關照一下，明晚妳要早點準備，我會來接妳。」

送走了狗仔，心裡有點高興，因為打從明天起，我的生計得以維持，但却感到害怕，我不知是否能堅持自己而不受人侵犯？

我想怕也沒用，做了自然會得到

經驗，而且狗仔既然收我的保護費，他不應該不幫我解決困難的。

(四十八)

昨天晚上飯過後，我就開始裝扮起來了，我穿上一襲看來已過了時的衣裙，但那却是我所有衣服中最好最新的一套了。

八時過了一些，狗仔來了。我們乘巴士去酒吧，整個酒吧內沒有一個顧客，我奇怪生意爲什麼這樣冷淡，狗仔却告訴我，要等到九時過後，酒客才會上門來。我想到那些就要到來的酒客，心裡禁不住七上八下起來。

「來，我介紹一個朋友給妳。」狗仔把我帶到一個女人的面前，說道：「這是阿真，妳有什麼事情，找她幫忙好了。」

「既然來了，就要工作好了，我會幫妳的。」

「謝謝妳，真姐。」

我們正在談着，零零星星地，已經有酒客上門了。真姐說：「到這裡來的，沒有一個是正經的，他們花錢不是爲了酒，而是打我們的主意。對他們要笑臉對着，不管他們說什麼，都不要生氣，不能對他們太親近，也不要拒之千里，讓他們心癢而又抓不着，這樣才能拿到油水。」真姐在教導我，她說：「來，到那邊去，那邊一個是我的老相識，妳試着應付他們。」

她拉着我走向牆角落那邊去，「葉老板，怎樣這麼早就來啦？」

「是阿真？來來，坐下談談。」他看來倒是很有禮貌。他說：「這位是誰？怎麼從來沒見過？」

「她叫阿雲，新來的。」阿雲是

真姐替我取的假名。她說：「葉老板是我們這裡的常客，很慷慨的。」我坐在那裡不知要怎樣才好，也不知該說些什麼，又怕我的寡言會得罪他，坐在那裡就如坐在針板上一樣難受，但葉老板却不怪我，說我新來的，還不習慣那種環境，聽他這樣說，我才放心。

十點過後，酒客越來越多了，阿真留下我陪葉老板，自己忙自己的去了。阿真一走，我的心可又慌起來了，還好，葉老板倒是很斯文，只是和我談談生活上的問題，這些問題使我說起話來自然得多了。就這樣，整晚陪着葉老板談話，直到一點才回家來。

(四十九)

自從到酒吧工作至今，雖然僅僅是五天的時間，然而這一段短時間，却使我看到了許許多多的面孔；雖然我已記不清那些面孔的輪廓，但却清楚記得他們有個共同的特徵，那就是醜惡，猙獰。

那一張張可怕吓人的面孔，時時都在威脅着我的安全，要不是真姐夠機警，昨晚我已被損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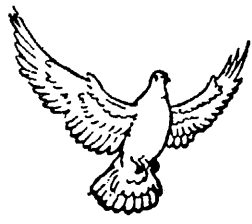
昨夜，來了三個外表很斯文的青年，他們要我坐枱，我看他們談吐文雅，也樂得和他們在一起，免得受到別人的干擾。

本來我是會喝酒的，也未會喝過酒，誰知我會在他們殷殷邀請之下，也喝起酒來了，更那裡知道，我就只喝了那麼一小半杯，身體便有點發燒，頭也有點暈，腳也有點浮，整個人輕飄飄的，我知道自己快要醉了。他們要我再喝，我來個抵死不肯，正

好這時是酒吧關門的時候，他們要送我回家，我想一個人帶點酒意回家，是有點不妥當的，因此接受了他們的建議。

我們正要離開時，真姐走了過來，說：「你們要送阿雲回去，也順道送我回去。」

當車跑到半路，却忽然離開了大路，轉進了一條小徑，真姐急忙問他：「他住在前面，我先送她回去。」



「車行駛到一段僻靜的地方停了下來，還是真姐機警，她立刻開了車門，拉着我跳下車來，問道：『你們要幹什麼？』」

「沒什麼，只想和你們親熱一下吧了。」

「看！不出你們一表斯文，原來也是大壞蛋。」真姐指責他們。

拉着我們，動起手腳來。我們掙扎着

，却掙不脫他們的掌握，真姐急得高聲喊救命。恰巧這時前面來了一輛馬力跑了。我們擋着來車，却原來是一輛德士，我們要他送我們回家去。

真是謝天謝地，要不是那輛德士的到來，我和真姐定然已遭受損害了。

麗雅表妹的日記就寫到這裡，我知道她的故事却不因此就結束，因此找到了阿真，通過了阿真又找到了我。表妹同住的那位林太太，從她們的口中，我知道她曾經被酒客迷姦過，也被狗仔追過，她因為受刺激太深，以致神經有點錯亂，結果跳樓自殺了。

# 吧生河的憤怒

——小雁——

吧生河憤怒了，咆哮了！為了响往那沸騰的日子，終於站起來了；以自己的雙手來創造，去索取。她抬起頭來！她那低低的頭。向四面狂呼，向大地怒吼，向一切障礙物作無情的捲殺！她要自由，要往大海奔瀉，同江洋齊激壯濶波瀾！

吧生河，呵！抬起頭的吧生河。像一條巨龍在翻滾，在吼叫，在沖擊！吧生河，今天為什麼那麼威武豪爽？為什麼生氣勃勃，氣魄雄偉？在藍天白雲底下，你愛自由底呼聲響徹雲霄，震撼大地；叫敵人驚心胆慄。

當妳低壓頭顱，唯是唯從的往常，一切壓力和無數污手都毫不鬆懈地，緊扼住妳的咽喉，使得妳透不過氣，講不出話來。泥沙，垃圾，木屑，所有的壓力都無情地加諸於妳的背上，使妳沉痛地翻不過身來。於是妳只好緩緩地，神經質地流着；永遠在歎息，哀傷，在嗚咽，痛泣……

然而這一切摧殘和扼逼，到了今天妳不能再容忍了，不能再在恥弱中苟且偷生。妳憤怒了！要把千愁萬恨一併雪，誓將長年累月沉積下來的

心淤埋藏到印度洋底下！

怒浪高擎而起，滔天波濤迎風直捲向前！岩石被沖擊得嘩嘩痛號，兩岸的鹹木被掃蕩得沙沙哀鳴！往常去了威力。自由的鹹木的阻撓如今都失此輩帶兇之下場。妳毅然決然，一刻不停地向前奔瀉，向前沖擊！是誰給予妳千鈞之力和那絲毫沒有恐懼的強鬥志？呵！那是舊債的翻號，那是自由的召喚。妳不該忘記千年恥辱，更不致於接受敵人在驚慌之餘所呈獻底虛偽嬌媚，財物利誘。看！敵人已企圖分散妳的鬥志，也打算在河岸築動員了大批人馬，開鑿了許多渠道，立更多網來把妳拷殺。然而憤怒了的妳完全認清敵人的陰險的面目。於是妳更疾恨，怒打自心胸裡沖出！

一個猛殺巨浪，將敵人捲入河底，隨即一場呼救聲也在妳的吼聲下煙滅。然後背負自己的慘痛遭遇，負載沿岸自由的汪洋！

呵！久忘了？不！依然還只是腦後的事。吧生河呀，河水盈滿却擊按

不了藍天白雲，水草密佈却沒人汲食。哦，慰藉牛點沒有，奚落與嘲笑多得有如死屍旁底虫蟻。污濁，瘴穢，貧瘠，臭爛……妳卻一頂受下來，因而也便築成這個模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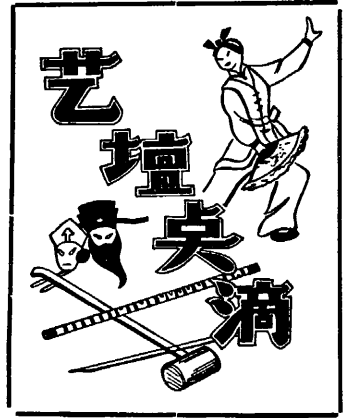
幽靈似地一聲聲歎息，淒淒地流動着，一聲聲的遭遇，日夜不停地在哀訴妳那不幸的遭遇，苦難的命運！雖然一步一步，到處是阻礙，却擋不了妳的一重重，在昏天暗地裡，妳時而厲聲豪號；當暴雨橫掃而過，妳痛哭哀魂的消失，慘鳴人類的悲哀。那悽惋的哀訴叫人，們都屏息傾聽！

無數臭臭的垃圾，無數惡毒的渣滓，以及千百個遭受摧殘的苦難的血屍，全隨着大溝小溪，伴着膠林棕褐色底水流推向妳，堆積在妳的心臟中。於是阻塞了，因此被殘溺底屍體也腐臭了，變成蚊蟲滋生的溫床。然而這可扼殺了妳潔白的軀體；人們開始咀咒妳，厭惡妳，遠遠拋棄了妳，妳失却了甜蜜的伴侶，再也沒有青春歌

聲飛揚在妳臉上。純白的兒童想與妳接吻，却在妳懷抱中尋覓歡欣，鍛鍊體力，却被父母親所阻止：「那是低賤的臭水溝！」

傾訴？

肚皮漲滿了氣，怨恨燃起了火。東方低低的頭。啊！是黑夜是黎明？那久低的頭。啊！是黑夜是黎明？東方。他向妳招手，要妳清洩長年累月沉積底腐氣，用自己的力量去戰勝一切罪惡。於是妳明白了戰勝了，妳要沸騰，要衝鋒！沉澱穩藏底死屍，復活啦！他們連結成一條鋼鞭，灑成一股洪流，指向阻礙了，妳狂號了。吧生河呵！妳憤怒了，妳狂號了。國；滔滔怒浪掩撲了大地。妳要冲刷祖國土地上的盜賊，霸王，要喚醒沉睡中的祖國兒女，一道往大海奔瀉，共同為自由獻身！



吉隆坡尊孔中學為慶祝創校六十週年，特假精武體育館舉行遊藝晚會。

為了幫助觀眾更好的理解此次演出，幫助演出者提高他們的藝術水平，從而推動各個文娛活動，筆者不敏，作野人獻曝，對於這次演出評述，指出其成就和缺點。

## —演出意義—

大家都知道，近十年來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本地文娛活動呈露不景氣現象，各種文娛活動極度蕭條，雖然偶而也有一些遊藝晚會的演出，但是在靜如死水的藝海，只能引起幾圈漣漪罷了，却不能興波作浪。

此次演出對於發展健康文娛活動，有一定作用。通過這次的演出，替本地的文

娛活動起了刺激作用，孕育了觀眾愛好文娛的風氣，藉此鼓勵大家參與健康文娛活動。努力推動健康文娛活動。

同時，正當健康文娛活動處於真空時期，黃色藝術活動却到處泛濫，腐蝕與毒害了不知多少無知的青年。要打擊黃色藝術，只有提倡與發展健康的文娛活動，因此，此次演出，其豐富與健康的文娛節目，除了滿足大家對精神糧食的需要外，且對黃色藝術無疑是迎頭一擊。

總之，此次演出多多少少豐富了本地的文娛綠洲，來滿足本地觀眾的需要。

## —節目質量—

此次演出節目共二十四項，計分：

(一) 歌詠：有中學生合唱與童聲合唱。

(二) 舞蹈：有荷花舞，桃花担，劍舞，康定情歌，竹竿舞，農作舞，筷子舞，草原騎士舞，春之戀，轉動舞，金馬甯之戀，鮮花舞，花球舞與歡樂舞。

(三) 歌舞劇：有小放牛，小熊請客與拔羅卜。

(四) 器樂演奏：華樂，敲擊樂與口琴演奏。

(五) 話劇：獨幕劇「潮來的時候」。

節目的內容可說是多姿多彩，表演技藝却未能完全得心應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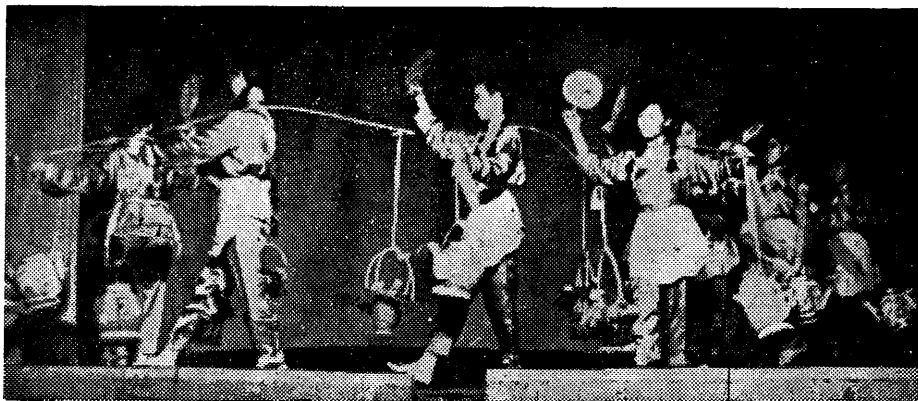
先談節目的主要部份——舞蹈。演出的舞蹈節目絕大多數是民族舞，

表現了各民族日常生活、勞作、奮鬥中的片段，但是，其中幾個是「炒冷飯」節目，一再演舊節目，使人感到厭看，同時，幾個由交誼舞改編編成的舞蹈，俗不可耐，在表演技藝上，一般上犯了一個通病，就是表演者只用四肢的活動，來表演出舞蹈內容，不會用內心活動（面部表情）來表現情緒的變化，換句話說，他們只知跳舞，而不知舞蹈的意義，這是因為他們不清楚他們所跳的舞蹈到底表現什麼。

三個歌舞劇賞心悅目，演員在載歌載舞的過程中，表現了舞劇深刻的內容，歌聲妙曼，舞姿蹁躚，但是拔羅卜的配樂與劇情似風馬牛不相及。華樂演奏技巧甚純熟，吹、拉、彈、擊、敲，一一合度，絲絲入扣，在流水行雲的絲竹聲中，揚起了歡娛的激情。敲擊樂演奏，那是小學生的玩意兒，丁丁冬冬，音調還和諧，節奏也相應。

獨幕劇「潮來的時候」是本地創作。它的通俗性與大眾化極強，它所反映的社會生活是觀眾耳熟能詳的。唯由於舞台缺陷，觀眾完全聽不到演員對白，如看啞劇表演，大大失敗，但是演員們不欺場的精神却是可喜的。

筆者對中學歌詠隊的演唱，無話可說（因為遲到，只聽了兩首）只談談童聲合唱，兒童的歌聲清脆悅耳，如出谷鶯聲，但是所選唱的幾首歌，感情太重，不大適合天真無邪的兒童唱，同時，演唱形式極簡單，只限於男聲齊唱。



舞蹈：「挑花担」劇照

## ——舞台裝置——

舞台裝置的主要任務在促進戲劇動作的表現力，幫助舞台形式的內心生活巧妙地表露出來，它包括佈景、服裝和燈光等，一般來說，這次演出的舞台裝置却很簡陋，未能達到上述任務。

先談佈景。演出的節目，似全是無景表演，觀眾全然不懂其地方色彩，只有荷花舞與康定情歌等有佈景，但是很呆板，不夠生動，且有一個舞蹈的佈景只是一半，實在要不得，再者舞台沒有天幕，只有一塊掛幕，舞台的前半部大開天窗，連一塊橫幕也沒有，側幕五顏六色，極不協調。關於話劇的佈景，乃由懸掛的平面佈景，鏡推式的佈景及成形的佈景組成，無論那一種，都馬虎從事，在技術上，不能扶助表現劇情之開展。

再談服裝，大體上每個節目的服裝都很講究，能夠幫助觀眾了解服裝者的特性，幫助觀眾區別出每一個節目的演出者的不同點，這是值得讚美的。

最後談燈光，舞台的明暗器具甚缺乏，除了幾排燈槽外，其他如腳光與頂光不齊全，溢光燈與射光燈也付之闕如，因此，就不能使演員的動作更加明朗化，增加佈景色調（對有佈景而言），暗示氣候的變化，造成特殊的氣氛，襯托出象徵的情景。呈現在舞台的只是由明到暗，由暗到明，全無燈光效果。

使用舞台音響的節目有話劇，汽笛與退車聲還算逼真，但是美中不足的是沒有浪潮聲，以配合劇情。

## ——幾點希望——

縱觀演出，這次演出雖然不能達到一定的藝術水平，但以學生演出水平來看，成績却也差強人意。

觀賞了演出後，筆者有幾點感想與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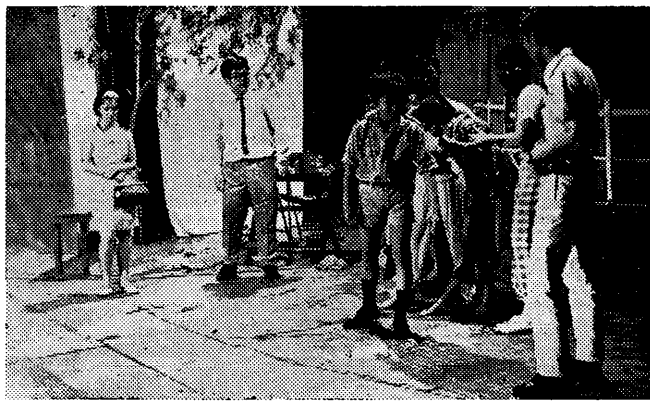
（一）舞蹈節目還是處在採用外國節目階段，這是不好的現象，對本地文娛活動的進來說，是很不利的。所以今日創作與表演以本地為背景而實際地來反映具有本地意識的作品，是很必要的，我們希望，在遊藝晚會中，不但能看到多姿多彩的外國地方藝術精華的舞蹈，而且還能看到本地文娛工作者自己所創作出來的藝術節目。

（二）兄弟民族節目太少，這也是不好的現象，多介紹兄弟民族的節目給觀眾，這在認識本國兄弟民族的思想感情與生活習俗是有相當幫助，而且，兄弟民族各有他們的藝術精華，我們如能細心地吸取他們的精華，作為發展文娛是很有益處的。

筆者希望此次演出，是一個良好的開端，突破文娛界的沉悶局面，帶動文娛活動全面發展，使本地文娛活動掀起一陣又一陣的熱潮。

我個期待著一個文娛花朵齊開放的時代！

獨幕劇：「潮來的時候」劇照



## ★編后話★

我們感到非常抱歉，浪花第七期又延遲了一些時候才出版，勞動許多讀者紛紛來信垂詢，以為浪花又碰到什麼意外了，我們要向這些浪花關心者表示謝意。

雖然我們經常不要讓讀者等待，準時出版，但事情往往不能如想像的那麼的如意，偶爾什麼事情一阻兩隔，結果就耽誤了，不過，我們仍然自己的許下心願，一定要在這年底出滿

十二期，我們也希望讀者們跟我們一樣給於大力的支持，爭取今年內出版合訂本。

浪花出版已經一年有餘，爲了對這棵幼小的文苗表示紀念，我們準備下期出版浪花週年紀念輯，在需要的情況下，我們可能增加一些版位，我們歡迎一些專論文章，刊登賀詞和廣告，如果需要了解更詳細的情況，可以來信相詢，希望文友們，讀者們多多支持，多多指教。

這一期的談談說說，我們在來稿中選擇了幾篇比較適合的文章，雖然不能把主題刻劃的淋漓盡緻，但至少已把武俠小說的各種害處反映出來了，由於其餘的來稿，內容都是大同小異的，因此過一期談談說說武俠小說有害嗎，是開始也是結束，下一期我們要大家談的是：我對發展健康讀物的意見？歡迎來稿。

最後，我還要奉告，這一期浪花的字粒已經改用新五號了，這對大家是一個喜訊；是嗎？

——編者——





哀

一

個

國

家

。范桐。

在你的心臟裡  
高高地矗立着一座象徵自由的神像  
「自由世界」是一個多麼漂亮的名詞  
你說這就是你和你的朋友的名字

可是啊！  
那在有聲電影  
還沒有跑出科學家的實驗室  
就出現在銀幕上的  
查理·卓別靈，  
那用歌  
唱出了先人在皮鞭下洗過的話  
唱出了兄弟們用血編成的故事的  
羅伯遜，  
離開了  
在槍尖下離開了他們的家鄉！

X X X  
你說：  
在這世界上  
是你的大廈最高、最多  
你說：  
你的電話  
就有自己人口那麼多

可是啊！  
那失業者的數字比起你的大廈  
還要多、還要高；  
被趕離工廠和作坊的，  
就有四五百萬人呵！  
而那些擁有幾十間大廈和工廠的

一個人的電話就有幾十籬！  
X X X  
你會彈過多少遍種族平等的調子  
你會唱過多麼迷人的歌曲——人權宣言

可是啊！  
打從第一個黑人被賣到這塊土地上  
你就叫他：黑奴！黑奴！  
在巴士上、在學校裡  
會洒過多少黑人的血呵！  
許許多多餐館門前  
還掛着那樣的牌子：  
「狗與黑人不得進入！」  
X X X

多少報章和什誌  
爲了你  
都在研究着一個形容詞；  
一個比「進步」更適合的形容詞

可是啊！  
你五巴仙初生的嬰兒  
願意出生竟不知誰是父親；  
你那麼多未出嫁的「處女」  
爲什麼早就有了孩兒？  
看見了嗎？  
那一絲不掛的「藝術」表演  
那搖破了子宮的「呼拉圈」

那扭斷了腰骨的瘋癲舞  
還有、那比「國王的新衣」更新的  
坦胸露乳裝  
不是你的傑作  
就是妳把它傳開！

呵！呵！  
對於妳  
未來的「詞洋」裡  
也找不到一個恰當的形容詞！

X X X

咱們的一位大官說過：  
握握妳的沒有點滴火藥味的手  
還不夠光榮  
吻吻妳那和善的臉兒呵  
就值得他誇耀於世界上  
一位廿世紀的東郭先生也說：  
妳改變啦  
妳改變了過去那兇殘的本性與模樣！

呵！可是——  
當機羣掠過古巴的土地  
片片辛勤栽植的蔗園  
變成了一個個滿佈炸彈碎片的大土坑！  
在濃煙瀾漫處  
多少個古巴的孩童失去了爹娘！

東南亞和妳相隔了一個太平洋  
妳的飛機  
爲什麼要飛到東南亞的領空？  
妳的戰艦，老駛入別人的港口與海灣？  
妳的烈性炸藥  
老是要摧毀他人的房舍？  
妳的槍彈，爲什麼要射進愛自由的人民的胸膛？

嘿！由妳自己來說吧！  
——妳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續)

周思文心煩意亂地在房子里走來走去，一會兒走到窗前張望、一會兒坐在椅子上，他不知道要做什麼，又站起了走了幾步，然後又走回來坐在椅子上，這回他順手從書架上抽了一本書出來，是「中國現代詩歌選」，隨手一翻，就看到了何其芳的「生活是多麼廣闊」：

生活是多麼廣闊

生活是海洋

凡是有生活的地方就有快樂和寶藏。

還沒有看完，就狠狠地把書一丟，那本書好像受驚似的從桌角滑落到

想不到

，梁萬全對他的態度完全不同，想不到梁萬全和李紅英那

麼好，那麼的關懷他，他感動得眼

淚都湧出來了，他抬起

頭來，淚珠還在他眼眶

中閃光，他誤：

「你們

多好啊！我一定跟着你們走！」

十一

會考成績公佈了半年以後。

周思文心煩意亂地在房子里走來走去，一會兒走到窗前張望、一會兒坐在椅子上，他不知道要做什麼，又站起了走了幾步，然後又走回來坐在椅子上，這回他順手從書架上抽了一本書出來，是「中國現代詩歌選」，隨手一翻，就看到了何其芳的「生活是多麼廣闊」：

(續)

想到這些，他就笑了，他就興奮地對莫來香說：

「將來要是我有了工作，妳也有了工作，不用為，只要有五百塊的收入，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莫來香把被海風吹亂的頭髮往後一掃，把身子半倚在周思文的身上，

裝個嬌態說：

「其實一個小家庭有三百塊就夠了！只要你有工作，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地上，他氣憤地說：

「放什麼屁！生活是一條污濁的泥河！那有什麼快樂和寶藏！」

片刻他就伏在桌上，一陣心酸，眼淚就滴了出來，他抽泣着自語道：

「完了，完了，我幾年來的希望，不過是一個美麗的泡影……現在，現在我要怎麼辦呵？生活、愛情、前途，都一片黯淡……」

周思文從小到大沒有過快樂，只有當他開始和莫來香搞起戀愛來的時候，他忽然覺得自己的生活變得像彩虹那樣的美麗，愛情給了他力量，他對生活有信心了，他對前途有希望了，他想不到，人生也有這樣美妙的時刻。

有一天，他和莫來香一起坐在海邊，談起了未來，編織着美麗的幻想。他想：等會考公佈了，如果考到了甲等，呵，那時我要找一份薪水三百塊以上的工作，有了工作，我就不必像現在這樣落魄了，還教什麼家庭補習，簡直是多餘的事！那時，我的母親，就不必那麼辛苦地做工啦！我的妹妹和弟弟，就不會被人看不起啦！哼，那時，要是我碰見了園主和他的兒子貴福，我一定要讓他知道，我畢竟出頭了！

想到這些，他就笑了，他就興奮地對莫來香說：

「將來要是我有了工作，妳也有了工作，不用為，只要有五百塊的收入，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莫來香把被海風吹亂的頭髮往後一掃，把身子半倚在周思文的身上，

裝個嬌態說：

「其實一個小家庭有三百塊就夠了！只要你有工作，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續)

周思文還在睡覺，莫來香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起來。

「思文，思文，會考成績公佈啦，快起來看！」

周思文一聽到會考的消息，像打了一支興奮劑似的，睡意立刻被趕走了，一手搶了莫來香手上的報紙：

「妳看了嗎？我們的命運如何？」

「啣，你的名字，」莫來香指給他看：「你考甲等啦。」

了！只要你有工作，我們就可以結婚了。」

「那不夠，妳知道，我一定要資助家庭，我不能忘記我的母親和弟妹。」

「家里管他這樣多啦！」莫來香心里有點不爽快，她不喜歡周思文老是想着家：「我們要是太過照顧了別人，我們的計劃就永遠也不會成功！」

「呵，不！我無論如何也不能那麼做，我要對得起我的良心，我要對得起我的母親！」

「我沒想到你會那麼孝順！」莫來香猛地把頭轉開：「原來是個傻子！」

周思文見莫來香生氣了，心里有點緊張，趕緊拉了她的手，柔和地說：

「來香，妳不要生氣吧！事情還沒有到，何必想那麼多呢？到時，我總是會依妳的！」

X X X X X

會考成績公佈的那一天，莫來香大清早就買了一份報紙到周思文的房子來。

周思文還在睡覺，莫來香一把抓住他的手把他拉起來。

「思文，思文，會考成績公佈啦，快起來看！」

周思文一聽到會考的消息，像打了一支興奮劑似的，睡意立刻被趕走了，一手搶了莫來香手上的報紙：

「妳看了嗎？我們的命運如何？」

「啣，你的名字，」莫來香指給他看：「你考甲等啦。」

周思文跳了起來，把報紙往莫來香身上一丟，差一點沒高興得昏了過去，他停了許久沒說話，最後，又拾起了報紙，顫着聲音問莫來香：

「啊，我忘了，有妳的名字嗎？」

「丙等啦！」莫來香表露出一點失望的神情，但一會，又有點驕傲地說：「高笑明也是考丙等，老梁，紅英和老趙的名字，可連影子也沒有！」

「她故意不提陳紫雲。」

「陳紫雲呢？」周思文問。

「誰知道！」提到陳紫雲，莫來香有點不爽，因為陳紫雲考到乙等，比她強。

「有了，在這里！」周思文找了一陣，就指着陳紫雲的名字給莫來香看：「原來她考到乙等！」

「妳管她考乙等啦！」莫來香看也不看，瞪了周思文一下白眼，醋意十足地說：「你這樣關心她做什麼？」

「呃？……」周思文這才發現了莫來香不好看的臉色，就趕緊轉了話題：「這回可好了，我們的願望可以實現啦！」

可是，時間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過去了，半年也過去了，周思文的工作仍然沒有着落，他的心里就越來越焦急起來。他在報紙上一看見有徵聘的通告，他就寫信去應徵，可是，都失望了，連回信都沒有，只有一次，他應徵了一份銀行的工作，每月薪水四百，已經召他去會過面，看來是沒有問題了，可是後來他接到一封信，拒絕的信，當他正在對着那封信的消息的時候，高笑明推門進來，滿臉笑着地說：

「誰知道！」提到陳紫雲，莫來香有點不爽，因為陳紫雲考到乙等，比她強。

「有了，在這里！」周思文找了一陣，就指着陳紫雲的名字給莫來香看：「原來她考到乙等！」

「妳管她考乙等啦！」莫來香看也不看，瞪了周思文一下白眼，醋意十足地說：「你這樣關心她做什麼？」

「呃？……」周思文這才發現了莫來香不好看的臉色，就趕緊轉了話題：「這回可好了，我們的願望可以實現啦！」

可是，時間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過去了，半年也過去了，周思文的工作仍然沒有着落，他的心里就越來越焦急起來。他在報紙上一看見有徵聘的通告，他就寫信去應徵，可是，都失望了，連回信都沒有，只有一次，他應徵了一份銀行的工作，每月薪水四百，已經召他去會過面，看來是沒有問題了，可是後來他接到一封信，拒絕的信，當他正在對着那封信的消息的時候，高笑明推門進來，滿臉笑着地說：

「誰知道！」提到陳紫雲，莫來香有點不爽，因為陳紫雲考到乙等，比她強。

「有了，在這里！」周思文找了一陣，就指着陳紫雲的名字給莫來香看：「原來她考到乙等！」

「妳管她考乙等啦！」莫來香看也不看，瞪了周思文一下白眼，醋意十足地說：「你這樣關心她做什麼？」

「呃？……」周思文這才發現了莫來香不好看的臉色，就趕緊轉了話題：「這回可好了，我們的願望可以實現啦！」

可是，時間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過去了，半年也過去了，周思文的工作仍然沒有着落，他的心里就越來越焦急起來。他在報紙上一看見有徵聘的通告，他就寫信去應徵，可是，都失望了，連回信都沒有，只有一次，他應徵了一份銀行的工作，每月薪水四百，已經召他去會過面，看來是沒有問題了，可是後來他接到一封信，拒絕的信，當他正在對着那封信的消息的時候，高笑明推門進來，滿臉笑着地說：

「誰知道！」提到陳紫雲，莫來香有點不爽，因為陳紫雲考到乙等，比她強。

「有了，在這里！」周思文找了一陣，就指着陳紫雲的名字給莫來香看：「原來她考到乙等！」

「妳管她考乙等啦！」莫來香看也不看，瞪了周思文一下白眼，醋意十足地說：「你這樣關心她做什麼？」

「呃？……」周思文這才發現了莫來香不好看的臉色，就趕緊轉了話題：「這回可好了，我們的願望可以實現啦！」

可是，時間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過去了，半年也過去了，周思文的工作仍然沒有着落，他的心里就越來越焦急起來。他在報紙上一看見有徵聘的通告，他就寫信去應徵，可是，都失望了，連回信都沒有，只有一次，他應徵了一份銀行的工作，每月薪水四百，已經召他去會過面，看來是沒有問題了，可是後來他接到一封信，拒絕的信，當他正在對着那封信的消息的時候，高笑明推門進來，滿臉笑着地說：



「老周，走，去佬那邊喝茶，我請！」

周思文有點奇怪，老高從來沒有請過客，為什麼今天忽然這麼慷慨起來呢？於是就問：

「老高，你到底有什麼喜事？」

「還用說！」高笑明在周思文的肩膀上輕輕地拍了幾下，故意慢條斯理地說：「我找到工作啦！」

「啊！恭喜你，恭喜你！」周思文把高笑明的手握得緊緊的：「你找到什麼工作？」

「銀行職員！」高笑明坐在椅子上，顯得很有經驗地在比着手勢：「找工作要靠關係，聽說我那個職位有幾百人申請，甲等乙等文憑的很多啦！可是我叫了一個親戚去說了幾句話，我那親戚也有股份的，結果不必多問話就成事了！」

周思文聽了，頭腦一陣昏眩，他想不到，自己的甲等文憑還比不上高笑明的丙等文憑，他更沒有想到，找工作要靠關係！

X X X  
莫來香也靠她父親的關係，在一家商行找到了一份書記工作，月薪只有一百元，她自己當然不滿意，但一想到自己的丙等文憑，倒覺得自己幸運了，她所不滿的，倒是周思文找不到工作，她比周思文更加失望，因為她的幻想就不能實現了。

有一天，周思文與周沖沖地對莫來香說：

「來香，我有一個好消息！」

「啊，一定是找到工作了！」莫來香立刻從椅子上彈起來，快樂地問：「找到什麼工作？」

「妳聽我說啦！」周思文說：「我家鄉的那間小學要請兩位教員，老校長叫我回去教，我想，我們可以一起去教啊！」

「原來是教書！」莫來香立刻失望地坐回椅子上：「你要去就自己去吧，我是不會到那死地方去的！」

「來香，如果我們一起去教，兩個人也有三百多塊呢，鄉村的生活也比較節省，」周思文見莫來香沒有興趣聽他的話，像被激了一盆冷水，但他還想爭取她：「將就一點吧，總比沒工作好！」

「別再囉囉！我說不去就不去！」莫來香把屁股一轉，轉過身去，不看周思文一眼，她想起上回去周思文的家，就有點怕：「去一次就夠了，那個鬼地方，又臭、又髒、又窮又落后，交通也不方便，叫我住在那邊，簡直是叫我死！」

「慢慢就會習慣的！」周思文說：「習慣？你習慣就你自己去，關我屁事！」莫來香說。

X X X  
莫來香對周思文的態度越來越冷淡了，周思文又焦急，又傷心，又失望、又苦惱……他不知如何是好，他白般地安慰她，討好她，但莫來香越看不起他。

近來，莫來香很少去找周思文了，而周思文却一感到苦悶就去找莫來香，可是每次去找她，就要帶回更多的煩惱。

今天，他們又談起了工作的問題

莫來香就沒好聲氣地說：

「你枉為男人，考到甲等有什麼用？文憑不如拿去擦屁股！你不看看人家老高，一個月可四百塊啦！」

「文憑沒有用，這不是我的錯啊！」周思文辯白着。

「不是你的錯，難道就是我的錯？」莫來香說：「你就要我陪你受罪？」

「不要這麼說啊……。」

「沒有人像你，那麼沒本事！」

「誰說我沒本事？不！我不是沒本事！而是我沒有關係，沒有……。」

周思文有點傷心，莫來香不但完全情他，不安慰他，反而那麼輕視他。一陣慚愧，懊惱，失望的情緒湧上心頭來：「來香，請妳同情同情我吧！」

「哼！沒有關係！為什麼人家會攀關係，那不是你無能是什麼！」莫來香輕視地大聲說：「我瞎了眼睛，才會愛上你這書呆子！」

周思文還想說什麼，可是莫來香頭也不回，逕自走進房間，把房門「碰」的一聲大力關上了，留下周思文一個人狼狽地坐在客廳裡！

X X X  
現在周思文伏在桌子上傷心地哭了一陣，這回，他多年的希望破滅了，他母親的希望也破滅了！他滿以為自己努力的結果，會使自己從一條虫變一條龍，可是現在，他感到自己在現實的面前，比一條虫還要無能！

他想起趙一青，是的，他不會忘記趙一青對他的恩情，過去，每當他遇到經濟上的困難時，他就想起趙一青的，而趙一青也確實幫了他不少的忙。

現在他又遇到困難了，他自然會想起趙一青。

「對，我應該去找趙一青。」他想。可是他立刻就失望了，因為他立刻就想起趙一青已經不是以前的趙一青了，現在的趙一青，已經差不多落魄到和自己一樣的地步！

去找高笑明吧？他！他不會看得起我的！去找老梁和紅英吧！但有什麼用呢？他們雖然關心我，常常鼓勵我，可是，他們自己也很窮苦啊！他們也不能為我解決職業的問題。

他感覺到自己已經處於完全無援的地步了，連自己的愛人都看不起他的時候，他還能向誰去傾訴，還能向誰要求幫助呢？他只能在稿紙上，寫下了這樣的詩：

天上沒有星星  
沒有月亮  
周遭墨一樣死黑  
只有夜鳥聲聲的悲唱……  
我像是夜里的遊魂  
在黑色的世界里遊蕩……  
什麼地方是我的去處呵  
我不知道自己會飄向何方？  
黑暗中，偶爾發現了美麗的  
笑臉  
一忽就化作迷蒙的煙圈。  
希望像盛開的曇花  
一刻就枯死了，沒留下一絲  
的芬芳！  
天上沒有星星  
沒有月亮  
周遭墨一樣死黑  
只有夜鳥聲聲地悲唱……

他已經是極端傷感和頹喪了，他寫完了詩，稿紙上滴滿了淚水字跡顯得有點模糊了……

就在這個時候，梁萬全和趙一青來了。周思文擦乾了泪水，默默地坐在一角，一句話也不說，好像沒有看見他們進來似的。

梁萬全拿起桌上的詩來看，看完了就遞給趙一青，然後來回走了幾步，就停下來對周思文說：

「思文，我很了解你此刻的心情，工作上的打擊，愛情上的打擊……使你又回復了過去的悲觀。但是，你寫這種詩，最多是發洩一下你的情緒而已，對於你的問題，會有什麼幫助呢？」

「你也不同情我了？」周思文聲音很低地說：「連愛人都看不起我的時候，還有誰會同情我呢？」

「呵，不！思文，我是完全同情你的！」梁萬全看着周思文說：「我的意思是說，在這社會上，現實的打擊是常有的事，但是，我們即使生活在黑暗中，也應該去尋找光明，總不能老是悲觀和失望是不是？」

趙一青放下手上的詩說：

「思文，你知道，我老子死後，我也悲觀了一個時期，可是，自從我和老梁他們走在一起以後，我就逐漸地發現我過去的路子不對了。」趙一青紫黑色的臉孔上露出了經受過生活折磨的神色，繼續用沈着的聲音說：「過去我會盡力地幫助你，可是你的問題仍然存在；現在我已經不能像過去那樣幫助你了，但是，只要你相信我們，和我們走在一起，我相信你會看見你應該走的道路的！」

在各種的生活變故中，使趙一青變得老成得多了，他不再像過去那樣樂天，不像過去那樣對一切事情都淡然處之；無所用心。原來，他決定和梁萬全他們走在一起的時候，梁萬全就拉他到鄉會去教文化班，後來，他在生活的逼迫下，在梁萬全的鼓勵下，又和梁萬全一起做了建築工人，並且參加了工會。他生活在大夥兒的中間，大夥兒給了他生活的信心，使他的眼界開闊了，他逐漸地認識到梁萬全確實是一個值得敬佩的人，他就更多地和他生活在一起。現在，他和以前似乎已經不是同一個人了。

「老梁，老趙，」周思文低着頭說：「我知道你們的好心；可是，我們不知道，莫來香看不起我，只因爲我沒有工作……還有我的母親，他常常寫信來問，我真不知道要怎樣回信才好。」

「如果你願意的話，我還可以介紹你去建築。」梁萬全說。

「做建築？」周思文搖了搖頭：「苦工我是做過的，不是不能做，而是太不值得！讀了十多年書……早知道，不讀書不是更好！我沒有想要走這條路，我母親也不希望我走這條路！」

「這還不是一個學非所用的社會！」趙一青說：「而且，窮人的生活也不是你母親所想的那樣！」

「老周，我了解你的想法，」梁萬全說：「窮人要出頭是對的，但並不是你個人的出頭……」

「我們要所有的人出頭……」趙一青說。

周思文感到很惆悵，他覺得趙一

青變得多了，他現在變得似乎很老成，他是完全出於誠意的，他從來是那麽誠懇的關心我和幫助我，我必須信任他，我必須好好地學他！呵，想起來我實在有點慚愧，像趙一青這種在優裕的環境中長大的人都能經得起生活的風浪，爲什麼我就不能在生活的海洋中乘風破浪呢？

「老梁，老趙，我謝謝你們的鼓勵，」周思文慚愧地說：「我知道，我的路子已經走不通了，但是，我已經掉下了黑暗的深淵，我怎能爬得上來，又有誰能把我救得上來呵！」

「我覺得，你所缺乏的，不是援助，」梁萬全說：「你所缺乏的是信心。人總是要有信心的，即使在怎樣的打擊下，我們還是要勇敢地生活下去。」

趙一青忽然想起了普希金的一首詩，就對周思文說：

「思文，我最近還看起詩來了，我看過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騙了你』那首詩，它是這樣寫的——」他朗起來：

「假如生活欺騙了你，  
不要憂傷，也不要焦急！  
不順心的時候暫且容忍，  
相信吧，快樂的日子就會到來。  
我們的心永遠向前憧憬，  
儘管活在陰沈的現在；  
一切都是暫時的，轉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將變爲可愛。」

周思文靜靜地聽着，聽着，他感覺到，在安慰他，在鼓勵他的人，不只是梁萬全，不只是趙一青，也是普希金，也是……他感到友誼的溫暖，他感動得掉下眼淚來……

## 十二

莫來香大清早起來，就接到周思文寄給她的一封信，信上是這樣寫的：

香：  
我知道妳對我很失望，因爲社會把我遺棄了，我空有一張沒有用的文憑，現在我才知道，我們的願望脫離了現實，但是請妳相信我，我們是會好起來的，正如普希金所說：「一切都是暫時的，快樂的日子就會到來。」在沒有辦法的時候，也只好像老梁和老趙一樣，去做粗工。

香，妳曾經使我枯萎了的生命增添了生機和光彩，使我快樂了一個時候，爲什麼現在要使我傷心呢？我是多麼的不願意離開妳呵！要是沒有了妳，我的生命將會再枯萎下去……

此祝

快樂

思文上

「哼！沒有本事也想談戀愛！」莫來香狠狠地把信一揉，往窗外一丟，自語地說：「人家高笑明的本事可比你強得多，不像你那麼可憐！連粗工也想像！」

一想起高笑明，她忽然記起來：今天二號，禮拜天，他昨天領了薪水啦！一定要敲他一頓，叫他請吃雞飯。於是，她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去找高笑明了。

未完

大馬首間華文  
所得稅專修科函授班

招生

根據星馬法令編撰講義，適合星馬商場應用，課程中英對照，包括「所得稅，薪金稅，營業稅，公積金及商業註冊」等。十個月畢業後，可以代人呈報賬目及處理各種所得稅難題。學費低廉，備索章程。

德信會計事務所

(附設會計所得稅函授班)

44, Jalan Brunei Selatan off Pudu Road, Kuala Lumpur.

(即吉隆坡半山巴十二間「半山旅店」對面)

With Best Compliments

from

**United (Selangor) Press**

NO. 8 & 10 JALAN LENGKONGAN BRUNEI,

OFF PUDU ROAD,

KUALA LUMPUR.

TELEPHONE: 21090